



09972

周忠介公燼餘集卷二

明周順昌著

與朱德升孝廉書



許關分袂節序倏更獨坐靜思長安花不如故園柳三百五十人  
中未知肝膽誰是何如二三知己連牀夜話上下千古哉南望迢  
迢覓烏啼雲散俱足增故舊之思欲以微醉解之苦不能酒惟啜  
清茶數杯伏枕求睡夢中所見或祖父聲容或相知歌嘯獨牽衣  
畫眉之態不存耳醒來益令人百端交集語云晝思夜結良然良  
然別後情景大槩可想今科繁費稍減更加弟之省約亦需得二  
百金無門可貸爲苦積習使然弟一人不能頓革陋習可奈何月  
中分兵部觀政殊無政可觀不過作揖打恭升堂畫卯而已天下  
事之虛文相蒙者多類是閒中接邸報閱之見朝中士大夫議論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

一

互爭不一卽一南畿學使甫推浙按彈章隨至矣福王請封復緩  
邊庭告急日甚有志者得不深杞人之憂乎漫以書生當局其籌  
邊治河大政無論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然不能對始  
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止爲八股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笑  
也弟職應司李展閱大明律一卷深文刻字多所未諳讀書不讀  
律致君終無術兩言非浪語最恨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  
中貿易計美惡計大小計貧富計遲速弟今日正委吏乘田東西  
南北惟命之日宜信心做去美惡貧富升沈遲速何所不可當知  
銀子取不盡好官做不盡去角子齒兩足四翼造物自有定數安  
用營營爲哉倖叨一第不敢云報國固窮二字原吾輩本來面目  
并此而喪何以自立弟孤苦艱辛往年備歷募富募貴一生痛恨  
幸得一坯土寧祖宗魂魄志願畢矣富厚策肥大非吾念此弟可

自信知己亦可信弟者也先儒云學者不可把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又謂惟澹可以從儉惟儉可以養廉有味哉嘗以此言示同事者不謂迂則謂矯弟所甘心獨怪世之不爲迂不爲矯衆亦相顧大笑意氣相期孰如吾五人於合榜中偶得一真土相合尤奇辭部日耳目甚衆彼獨以白須挺立冢宰前了無退避無不拊掌弟謂諸兄人身那一件不假此兄尤犯仕途大忌何以獨真烏須藥豈少哉實是血性男子急訪之乃丙午科鹿善繼也雅負北方人望弟卽笑問渠亦駭遂過我竟日揚摧千載抵掌時事言朗朗可聽一種熱腸勁骨布衣蔬食之志視吾五人無異勿謂燕市中無荆卿高漸離也竟代四知己訂交矣四知己亦爲快心否百餘日不得一晤幾成鬱結一夕風雨破窗亂入愁不能寐伸筆書之不自知其言之長也青蓮云長安如夢裏何日得歸期讀之黯然合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八

二

宅清嘉如昔三老伯僅以空函候問曷勝媿汗四月二十日弟昌拜

與朱德升書二

頤閭若行有八行寄上弟宦游景況如斯而已稅監奉旨撤回士氣大伸國法大振使臣子感恩無地不謂猛虎尙爾負嵎戈矛忽興同室松陵之所以爲難大率以廩糈一申禁監役一示也夫廩糈設以供稅監非以供罪監也道尊代索以爲異事弟具申文明知非自全之道但壯心易激直腸難換以此吐吾輩之氣耳院司道俱云與之爲權不與爲正不知權非聖人不能用弟能言而不能行媿恨至極八月十四日有海道中軍徐大用指松陵名送監棍告詞於糞糧館口稱呂爺著館追還原物糧館不敢論是非大半捕民到署追理所捕之民又奄奄一病夫也弟聞之急往問糞

公以事涉兩難攢眉蹙額問計於弟弟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吾輩在地方惟知有百姓前以監棍未受斧鉞爭之甚力卽告詞果眞奪之閩民還之閩民原不爲過况惡監之劫奪撫道拘囚府佐在明旨未下之先誑詞捏告擾害地方反在明旨撤回之後則其咆哮愈肆視閩中幾無人矣執一府佐復驅一府佐追賊可乎不可乎所追之民係一病夫萬一刑威稍加斃之庭下使人謂府官殺百姓以媚罪監寧不貽天下萬世羞哉不特此也當東奔西逐之時愚民之得財者奚止一兩人重於好財輕於爲亂情也忽聞府館追賊人人自危肘腋之間更生叵測則所害愈大龔公唯唯欲以所追贓物解道弟索於堂上盡付烈燄龔公苦甚而止遂收之庫越二日見撫臺以此事相告撫臺亦心首俱肯於是出示嚴禁監棍入閩歡聲成雷呂公見弟杜門乞休撫公屬吏見畱至再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

三

三見於海道申文弟欲刻期戒行會生童畢集省城廿一廿二勉出以完試事題不□去則窮日之力皆成罪案廿三日進見撫臺思一吐衷曲撫臺怒形於色不復以禮回署亟整頓空囊驅車南向士民聞之入府號泣者凡三日赴院司道愬畱者以千萬廿五晨起弟婦與奴子輩俱已登輿軍民擁街遮路不得行且云公去當殺太監劫中丞衆心洶洶撫臺遣官慰畱吾鄉董戎伍者若施若朱力阻且以府篆羈身無人肯代二三共事者復遺書曰閩城黎庶咸云罷市九邑士子盡望京衡萬一肘腋之間復生他變奈何奈何於是勉畱視事不意閩海波濤一至是也恐知己懸念言其大畧如此仕途荆棘不如長林豐草之爲樂也不盡

與吳公如內弟書一

會城繁劇不必言朝夕驅馳是做官常事但近日以惡瑯煽虐地

方騷動弟幸以崛強之性處之雖開罪於當道庶幾不負知已不然身名兩敗此事顧闇若能悉之申文與感事始未可觀也大率小人肺腑縣公屬同年府尊屬治下何求不得弟深以是慮家奴惕於威嚴或不敢非爲一種影勢生事者突地風波無端誑捏爲可畏耳弟筮仕三山爭是非杜請託每得罪鄉紳所恃以無恐無欲故也如此行徑決非做科道氣兆聽之而已府尊係閩人必一字不通方好今以試事相漬已非素心仕閩幾年蕭然寒士此情此景閩士民知之親友知之而尊堂朝夕與共更知之深者亦只求毋負此六尺軀也每年諸公祖父母禮儀以弟初心在任不取人一錢居家又何用些些却之爲當今不可追矣承諭以童生事抵屋價極知委曲厚意然守節五六十而嫁殊覺赧顏耳最大惟尊祖父母事當盡力爲之也已逐之奴不許擅入及投勢之輩不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八

四

得濫收唯老成清約爲主世人中一進士便欲脫盡秀才窮酸氣味不知進士只是秀才結局事此處看不徹未有不敗壞決裂舉生平而盡棄之矣兄亦以爲然乎弟昔在京中只以蔬腐過日一切賞心樂事都謝絕不行已費百餘金若放手借貸則此累何年得了須知推官光景清澹異常兼以弟迂執之性必不敢染指於分外者家中不可不體此意明年尊堂令辰吾丈來閩弟所深願亦爲人子之至情但閩海風波易起而弟之風波更十倍於他人省城上司畢集閩中士大夫之不遂所私者日側目以見隙思及此吾丈以爲宜來乎不宜來乎弟所言語諳肝腸勿憎惱怒寄來銀五錢以表微意拊掌收之同門文二冊并駢入

與吳公如書二

讀來札知諸親友之索債者填門盈戶甚至有怒面相詈者弟自

笑曰做秀才時艱苦備歷反能以館穀怡二人當大事未嘗乞一文斗粟於親知而且能以束修之所餘者償先人之舊逋無大累也今以濫叨之故做一不乾淨人五年宦遊不能還諸債主官之累人也多矣又自解曰曷不稍稍通融取諸民以快親知之意乎何苦以不乾不淨之身取諸親友之怒終不願也負諸親友尚有還日取諸民間必無還期所學者何志以親知逼債之故而舍我以從彼稍知自愛者必不爲而况弟乎弟明年五月準歸矣歸來定當作一了當局面不得已亦當借債還債毋以累人且累吾丈也卽今歲說府中童生五人俱情文之所不能辭者以弟之居官居鄉論只是不說爲高若以俗論亦有二百餘金可以還債今曾以片紙半帖煩諸人之手乎弟之所以爲此者不過一段熱腸以諸親友與吾丈易地而居未必肯做此癡事呵呵此番之後決意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

五

以冷面勝熱腸不爲馮婦也丈謂何如

與鹿乾嶽壘卿書

弟自癸丑歲除夕抵閩忽忽兩年紛紛萬狀未嘗做一兩件得意事以遠報知己攬鏡自憐須眉羞澀兼以璫變卒起迂執招尤戇愚成罪風波劔戟無時不有未知將來作何稅駕也每於風晨月夕讀兄序文如見兄也吟別時白髮丹心之詠又如見兄也雲水七千恍焉一室古人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弟與兄之謂矣弟嘗思古人惟判一死字便做出許多大事業壓倒一世今人惟愛一官字便露出許多頭面壓倒一世今人之不相及大槩如此思之可爲浩歎兄刑曹乎抑計曹也無官無事竭力殫心卽委吏乘田皆可酬主又何論位大小局炎涼哉恃道義之雅不覺胸懷倒盡扇頭兩詠聊寫相思不自知其拙也北雁南飛幸不吝數

行以當面教孫兄才高骨勁直逼古人今春定當奮翮案牘如山未遑另柬然實無刻不神交也相見望叱名道意

### 與沈石帆別駕書

若撫歸開函見尊揭知老親翁之薄待弟也頃珍翰遠勤復用揭帖弟思何以見罪至是惟有驚汗浹踵而已卽欲破例拜賜弟不敢也敬藉手完上前後尊銜附入在老親翁覆視之當必笑破口也弟擬正月廿二日起程又以冗阻來月初四準束裝戒途同行不過三四敵僕單騎長驅計初八九遲則十二三可抵貴治此時胸懷種種可以盡吐但與親翁約切勿張筵切勿出拜到時惟以兩盤素菜痛飲五鼓蓋弟是月持齋故也萬禱萬禱有謂京口登陸近四百里且驛遞便安弟思此番不得促彘又要幾年飢渴之懷夢中不解所以決計於安口耳三兒已入學堂讀書甚樂皆邀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八

六

岳翁之庇也餘俟面悉

### 與文湛持孝廉書一

從淮陰道中附一札想入記室弟自二月廿七日到京三月初五日入署今轉封司矣應酬勞碌眠食倍常見女深情了不關念獨春樹鶯啼空齋月落念念知己恨不能挾兩羽飛來也再讀手書宛如面對如石行擬訴積懷忽遼瀋陷沒警報一夕三四至捉筆不成一字又不能勉畱大行公半日悵結久之弟租一小房於石虎衝衙除趨朝謁客而外黎明入部薄暮歸來既不赴席亦不招飲家奴六人十文錢五升米便可飽餐一日有以餽儀及門者一切謝絕府縣則封還原揭院道始答書啟愛我者謂亦須少放通融無太激太苦弟思作事不一刀兩段便生出百千枝葉所以把體面人情一齊拋下紗襪八雙金扇三十及今猶宛然箝中也至

於做官活套尤在多拜客少講話第一刺不敢混投及到邪正是非反覆倒亂不自禁其熱血橫流聲色俱厲矣蓋六年快吏欲俛首銓司硬骨癡腸實有粧不出忍不得耳弟算進部日子幾八十日惟春盡夏初署選張公以高景逸鄭三俊陳大綬鮑應鰲劉宗周諸賢首爲推轂啟事生光林巖增色嗣後遼城一破遠邇驚傳大臣小臣無不潛遣家歸乞差避難星軺如織別淚霑襟車馬之價一刻而加至數倍甚至持節京鉞之人做出目瞶耳聾說劔談兵之士化作皺眉縮足謀邊道者急移之而居內在北闕者願得調而之南涿州之馮松陵之吳身在二千里外膽落遼鋒棄官就道真可恨也然今日之大可憂者不在國家之勢而在臣子之心朝政半移於狐鼠要津各倚夫冰山塞外之戰血未乾殿中之操戈復急求其合東西南北之人忘愛憎恩怨之報大家并力以輔

冲聖是第一件事萬萬不能萬萬不肯近日聞變卽求如熊廷弼王象乾者幾人哉我祖宗養士二百餘年風流到今渾是一團庸靡頑鈍之氣結成一個麻木不仁病證可恨也王希泉鄒南皋兩君子束髮以來仰同星鳳王之品早爲朱恬宇窺見今無論矣吉水先生一揖而篤好如生平歡每深坐快談半及老兄真心眞道時賢未有祇以封章一上聲價半減弟痛之惜之始信光宗之恩遇隆而神廟之玉成大也大臣出處去就知所以自重矣天下好人難得不敢說大話抹殺世間人其實舍三四同心之友求其可以入金蘭之簿訂松柏之盟者眼未曾有姚公氣骨肝腸畢竟是三十二分人物其相念渭陽一日百回也蕭如城膽識雖難全許而表裏如一無若此公其他卽雅稱莫逆自許忼慨者未免爲熱鬧世情哄過喜諛怕眞喜受用怕受苦喜傍人怕獨立弟以口太

快心太直腸太熱忠告太過反開猜疑之隙而欲於悠悠泛泛中尋一臭味抑又難矣兄問長安局面何似弟以四句話之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是則長安之局面而已想亦千古所同恨乎此公作用不直一文至此可笑可歎往時所怒俱做人情恐老兄亦不料其塗面若斯耳弟已心絕之久矣王弱生讀書修潔徐念陽磊落開霽一述其乞休之故一敘其被逐之由似可優擢王純甫幾不得考選前歲仗姚公今弟爲之力救始頂豸冠其說甚長令弟有札相奇道誼殷殷使當時情事弟與兄一毫不可對天今日何以施顏面今若此友朋骨肉之間可快然無憾矣胸中欲吐累百紙不能盡奈何奈何

與文湛持書二

連讀手札知兄之念我不置也兄近況何似亦曾與德升理舊業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

八

否徧看長安始信有膽有識男子原自絕少若得兩兄刷羽青雲首應龍飛第一宰獨吾道光眞聖明之福但天公不可問耳弟獨居蔬食飲食男女一無所事餽儀書牘盡行屏絕此亦墮地來福分不曾帶得而伸眉昂首無苟苟容容之態可以俯對知己日日從孟長處笑語片刻無不及吾兄獨世人眼孔小遂側目吾兩人亦不顧也邇來元黃之戰未休同室之戈復急兄不看報乎魏掌科一發而吾鄉齊與爲難所以持魏者曲折甚多始舉其一云孤而不介可見吾輩立身全要一副鐵肝石腸魏公亦不過喫尋常茶飯小變大行景色耳便衆鏑交攻無能自展可懼哉可懼哉姚公云楊長於舌左長於筆魏偏集二公之短信然信然中宵不寐服老兄之知人也大率今日之人求富貴利達之心多上之爲國家者固不可見卽索一眞正爲功名者亦復寥寥各執其是各行

其私每有所恨惜不與兄共之如此局面如此議論惟有披髮入林做第一流人物爲最上著轉眼秋高三盆河不知何以爲計言之令人痛心也三月內遇署選弟稍得行其志選君其尊如帝後來者惟有承望聲光悶悶而已欲言萬千不可以楮墨盡中秋重九前後日聽鱗音以慰飢渴也

與文湛持書三

數月以來有三札寄兄想俱鹿覽眼前所見所聞無一不使人膨脹者而事權不在空言無益與姚公相對惟有仰屋茲可喜者毛文龍以二百餘人復鎮江孤城一時南□四衛軍民響應數萬第京中兵餉交困無以爲援應之計則懼更多於喜耳士氣日靡人習輒弱以我所知總占風看勢附熱趨炎之輩卽一代山斗如吉水先生亦以惻隱爲仁姜桂之性消磨殆盡不知放流兩字是仁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八

九

人第一手段也昔賢謂我若肯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讀之猶有起色始知自二三知己而外可謂無人弟初到時往來交際並絕亦疑有行不過處但自信頗真又得兄數言以堅我之性至今覺眠食快活了無挂累功司火房一斗室最佳松陰交映靜坐片時晤對千古時念老兄一過以慰寥寂一日晤同鄉臺省諸公云今年朝覲書帕亦欲不受何可使吾兄獨爲君子弟云但受無妨若因弟而不受正所謂獨爲君子也大笑而別由是觀之弟之爲人側目不言可想見今日賄賂公行之世私心自謂未必無小補云毛具茨爲人物色甚衆弟思其向往吾輩如查太清張可菴諸事亦甚可取大爲拂拭今不但風波已靜且有京鉞之望有可笑可歎可殺之人亦有可笑可歎可殺之言萬斛結胸引領而望兄來惟早發駕爲囑

與鹿乾嶽書二

昨晤頗快獨恨孫兄不至耳日來不知河東何狀若得三方策應定收全勝時乎時乎不再來言之直令人且喜且懼也如謂錢糧萬分難措何不乘此苦口請帑兄似當託楊文老爲之人才册奉去乞細細直盡不必作雅語不知者尤望細訪其府縣之肥瘠煩簡并爲關注非年兄實心爲國不敢以是相煩也十三四約來一語

與吳公如書三

青天白日之事件件是舍已爲人長安作宦者那一人不飲酒食肉那一人不娶美姬以自娛弟獨居蔬食公餘之暇念佛千聲絕似老僧行徑計入京來饋送儘可作一富翁弟一切却之今書儀亦不敢及門矣昔賢云記動記言僕隸口中傳信史誠爲不易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八

十

論弟能瞞吾丈斷不能瞞奴輩也幸分付兒曹多讀書作文做好人嚴家法以慰我心家中日用只宜以儉樸清淨爲主決不可做冠冕無益之事亦不可起只憂富不憂貧念頭弟思之仍舊是窮秀才耳此吾丈可諒我者也京中諸物甚貴借貸之門盡塞風流華暢事必不去做卽早晚供奉大半喫素而已家中當體此意兒女輩或做一二件衣服斷不可做寸絲尺絹布素而已當曉示之須杜門守靜不可學搢紳家鬧熱婦女敢佇立門前者歸當重治與吳公如書四

世事日日告急守戰兩難兵食交匱國家事何以策之弟終宵獨坐每念二親與祖父母大事真不可以爲人明年春夏間準給假歸葬斷不久居於此只是囊無半文耳諸事書之家報中不須多囑惟是兒輩作文讀書不可容他出門一步嚴以御下而已望吾

丈囑付令姊并大兒家中男婦大小有不率教者當施行責治無姑息也節中諸兒亦不許出門諸親族來拜年一茶送出亦不許畱飯弟不在家原無畱飯之理親友亦責備不得家人輩不許往來飲酒卽明年令姊四十亦不得受人一盒畱人一飯只買豆腐半斤供壽星一紙而已弟在此苦守俸金一錢無所入全賴節省不然飲食男女宦長安者何人不極其受用弟何苦作老僧行徑耶可爲兒輩道之弟生平不向人說窮說苦試以弟夙昔問人自當笑其癡愚耳不盡

與高景逸總憲書

朝事至此真漢唐宋未有之黨禍也吾輩一身不足計惟目睹六君子之慘毒直使人肝腸摧裂不復有處世之想可奈何可奈何然畢竟成就一小人之愚耳不肖杜戶息交近爲先人營葬山行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八

七

與華仲通文學書

居多夢寐清光恨不能縮地一吐其憤鬱忽得台札更從仲通華兄備悉近況甚慰鄙念此兄骨膽氣誼迥超時俗佳士佳士但其加意過厚當之者不深媿耶草勒布衷百不一盡

與鹿乾嶽書三

都門聚首忽忽四載每懷知己曷勝勞結吾兄閉門拮据心血爲嘔賞不及此真赤膽報國男子惟頌服而已世事如此使人百端交集乃以魏年兄之苦節亦竟不免雷霆雨露總屬君恩夫復何

言但被逮之日士民之號泣遮道者以萬計家無百金之產士大夫贖金數百始能啟行冤憤之氣緹騎感動今其長君隨乃翁以行有緹縈上書之志乃翁憐其文弱道孤援絕仗兄爲之覆庇更厚望於孝廉孫兄弟謂兩兄皆以千古自期必能左右魏年姪令其不至失所貴鄉當事諸公暨錦衣衛處曲用苦心令魏年兄得生入里門不至終成漢宋諸賢之禍敢代爲所懇惟兩兄心照爲禱臨楮慘然腸斷偶憶昔人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又不能不重感兄之高誼也積緒種種百不一吐

與朱完天文學書

廓翁事已付之一痛矣翁兄生死交情眼中未見其兩感極容面時悉之築室將成弟已作避世計知亦有道者之所深許也不盡

與文湛持修撰書四

乾坤正氣集

卷三八

三

弟行只在此兩日內矣一生向志節一路著力是弟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宦官作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時工夫正欲使怨親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至於掀天揭地事亦不在多弟臨時尚可做耳兄以爲何如所大痛大恨者因年來過信地師不能早完先人大事然灰磚石料已一一備集貞山乞兄畱意感當世世

與文湛持書五

弟自十六日入縣署中一腔憤淚萬種愛緣俱化作鐵腸石心矣只是昨勅之變意外理外今進退兩難耳然大丈夫猛拚一死何事不可做末後一著定當俊偉頃已託朱完天與兄商之但不知天能成就我否也亦須酌之公高老是大臣然弟之所不喜如何

如何

公謂姚文毅公

與文湛持書六

弟生平爲人決定做第一著今日之變已貽累不淺若再復逗畱  
觀望是舉其生平而盡棄之矣況生死禍福自有定命弟此行方  
欲以一身之膽消諸君子之隱禍如德伸德升之言可謂愛我非  
知我也何如何如

與文湛持書七

二鼓登舟旌旗戈戟相望於道周生此行亦可謂不落莫矣朔日  
己渡江回首閭關不勝黯然然日來得素患難學問朝夕與虎狼  
爲伍亦覺無入不自得也呵呵

與現聞姚太史書一

如此風波合城無不驚怖弟作一歡喜順受想空空坦坦正覺快  
活臨時事尙當豎起脊梁作一箇生鐵鑄就底人以不負知己兄  
乾坤正氣集

卷

七

與現聞姚太史書二

廿五日二鼓登舟知兄相期於楓江話別不謂弟舟竟從橫塘暗  
渡惟有悵結耳日來況味晨夕與豺虎相親卽童僕亦覺其漸遠  
然弟固無入不自得也弟綿老文在史辰伯處乞取而藏之一笑

與鹿乾嶽書四

弟忽罹此久在意中雷霆雨露均是聖恩只應歡喜順受原擬以  
長兒託年兄覆庇細思有毆殺緹騎之變中途正色遣歸不敢違  
命而返又恐增一累耳凡事盡託至親朱完天年兄乞與商之生  
死平常事不亂胸懷也老年伯厚德高情感不容口

字付大兒茂蘭

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販客婦女兒童無不

攀車垂涕者卽焦頭爛額輩如狼如虎亦皆感恩而泣不知前生  
之何以結衆緣如此迺知忠信篤敬之果可行於蠻貊也兒輩須  
從窮愁患難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做第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  
教平日只當閉門靜守務使戶庭之內肅若朝典至切如此世界  
更須萬分謹慎也

與孫鍾元孝廉書

數年闊別時勞魂夢弟忽罹此所謂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  
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  
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反增一累遂力遣之歸家所仗止一密友  
朱完天乞兄進而教之知不須弟囑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音八

十四

周忠介公燼餘集卷三

明周順昌著

涇縣潘錫恩校

送中丞綿貞周公南歸序

夫人臣之去畱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相應而況鎮撫大吏天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畱進退所關乎紀綱者尤匪細自非見排於正論失職於疆圉者天子弗輕議去如綿貞周公今日之以譴去殆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強項故開隙於織璫璫欲中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耶力諍之始得免逮而璫已銜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寃死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天子誚訶督過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忤璫之故被譴以去天子卽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於公何悔惟是公二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九

一

載德政幾同覆載且歲值大祲苦心調劑力請畱漕粟之半加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譴去也雖然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徇璫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色沮心怵負世大垢而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於震風凌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畱於我吳者正多而於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以一去報天子可矣嗟乎元黃互戰門戶橫分吉水先生以一代羽儀終爲左右宵小所抑弗獲竟其大用嗣後名流正學寥落若晨星摧殘如霜木求奇節異材於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余所謂人臣之去畱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又何疑於公之以譴去乎所幸者浮榮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

論矣近觀二正之季僉壬弄權衆正屏跡如王佑王文張志淳劉  
字輩之一歲九遷究竟與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  
誦成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以謹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曾  
以迂愚慙直抗虐璫方張之欲幾爲附璫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  
於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龍樹菴放生池記

放生爲佛法一門實德根本古德開道不啻已詳近則獨盛於雲  
棲龍樹菴傳公固雲棲之所傳衣也戒律精虔一秉雲棲之教菴  
在蓮涇寬數畝而有法堂以供佛有禪堂以安僧有普同塏以厝  
闍毘之衆骨其環菴如帶則皆放生池也余暇日與文文起朱德  
升過之欽其嚴淨見池之右有田畝許頗爲池擬詢之爲公家義  
田不可以售惟同區者得相轉移而里中殷氏田適與同區近在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九

二

跬步因勸余友汝汝良施之間於邑大夫相易傅公募植施吳經等  
捐貲鑿之而池觀遂完生亦益繁傅公向余稽首曰茲菴創始於  
萬歷丁未卽以放生爲願迄今而未圓滿也以三寶之加被宰官  
之賜遂能竟此無上功德宰官固善因夙植冥修默證生生世世  
以有今茲抑貧衲竊有所進於宰官也身爲比工息心淨行度不  
能有所普度於世而自私自了諸佛所訶故動念必求生利利生  
必先不殺不殺之細而實者無如放生蓋力不能及人而姑及於  
物則惟比工之行若夫宰官寸念之發生生無限其所生者豈惟  
蚩蠕蠢動卽其所謂生者亦豈必相濡相沫爲沾沾之小仁小惠  
已哉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倘宰官之生生  
而猶夫比工之生生恐非圓通第一矣且今者比工之生生非宰  
官不成則知宰官能攝比工行而宰官生生之念非比工不觸比

正又能攝宰官行矣然比正有願十餘年不能成就而成就於宰官之一念願力孰宏成就孰捷凡爲宰官者尙其冥修默證無負此圓通矣乎余恍然顧文起德升而歎曰儒者非排釋氏以謂自私自了試證於傅公語云何顧非傅公不能此語因書以爲記

### 募建彌勒閣文

余少時讀書山寺中同遊者四人曰鄒子虛王朱子德升殷子汝劼暨子狷於余爲五五人者旣相善又相愛也每晤對則劇談爲樂輒以文章性命相期許嘗思建關帝文昌閣因與期曰吾輩有早登仕籍者先成之卽貴無相忘咸笑而應曰唯唯已閱數年余果連試告捷得通籍閣中四人又前進曰吾舊與汝有約豈忘之耶余復笑而應曰唯唯自是後余遂以考課遷福州司李歷官仕途不得以他事告假及居家多暇又素以才薄力弱不能支關帝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九

三

文昌閣之建也累歲卒莫能就吾家居郊西距一里有小菴號貝葉其住持曰培風爲人冲夷恬澹與余爲世外交發願建彌勒閣於殿後乞言於余余曰是不易爲力也方今天下招提蘭若不問海內外幾什之四五吳會名山大水若鄧尉靈巖中峯諸刹夙稱叢林號騰壤一時淄衆之在外者思興土木大構造奔走於公卿大夫之門卽百舍重繭不言勞然往往以費煩輒阻禪家有云發大願力得大機緣天下事何患不遂今培風募建茲閣果能堅不退轉心必有龍天鬼神護持則由一身以至百萬億身由百千萬億身以至種種恆河沙數助爲津梁於此庀材鳩工共襄厥成又何疑焉菴在蓮涇之南離城約三四里許負郭爲輻湊地非若僻壤遐陬遠處山谷轍迹所不及者每春秋時遊人士女焚香爇燭往來於菴之左右者累累相徵逐培風以大願力成大機緣爲莊

嚴勝果吾前所謂累歲而無成者今庶幾指日而就乎余於福田利益之說一無所動於中而明心見性每有合於儒者之道故時時取以自觀覽焉世之君子專於內毋攻其外將樂善布金長者有油油然來栩栩然而至矣故不憚先倡而爲文以勸

題竺塢募田疏

竺塢在西山最深處入其境四面峯巒環合藜石澄潭青林翠蔓幽若洞谷寂寥無人迴與塵世隔也有僧斷言結宇休止苦行淨修意謂募田百畝便可息影深山供給徒侶六時誦讀禮懺匪懈二三同志無以爲計積一累十共成勝事不得不望持僧律行佛元之達人高士彼多藏厚蓄者方營營逐逐問舍求田日分餐於羹藜飯糗之夫而猶苦不飽何暇建寺飯僧爲哉嗟嗟王侯過隙金玉瓦礫從佛視之究歸何有獨不念夫殿中之棘橋下之柱乎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九

四

世之迷而不願施者

題血書蓮華經

秋夜余趺斷言師登法座施食時有假寐於側者夢師所施粒悉化蓮華盈盈繞地遽然覺問師所以知師口所誦與手所摻符何精誠若斯也既而索師血書蓮華經觀之然後知師之作苦行求覺路非一日矣齋心祇對覺智慧鋒應手圓淨元宗妙旨舉筆全彰亦恍乎蓮華盈盈几上佛眼明而業影空法身現而塵相絕覺耶夢耶惡知夫蓮華之非經血之非蓮華耶是血是經非血非經爲水爲硃爲無著華爲如意寶書者誦者皆從空現鄉之所夢亦若是則已矣因師刺血書經余重有感焉

周忠毅公奏議卷一

明周宗建著

涇縣潘錫恩校

請四先生易名疏

候補御史臣周宗建謹題爲直抒公論闡發真忠仰祈勅議易名以光諡典事臣聞人臣事君義取致身明主擇臣無先讜直臣間以此評次古今貞臣烈士或絕脰以鳴忠或剖心而見志或袒刃而進說或就烹而陳詞未嘗不掩卷太息低徊想慕惟恐其名之不彰讚歎之不盡豈謂世實有如此人顧忍使其名湮氏沒淪落於冷煙寒莽之墟沉埋於敗墨殘函之內使貞魂寂寞化碧樓燐而肥身保妻子之輩反得起而傲以一日浮榮笑其百年共盡此豈宜見於激勵大行之日聖明臨御之初者哉臣幸遭逢聖世目擊新政凡先年披鱗灑血諸臣多蒙簡畀近荷皇上復允禮臣之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

一

請一朝子諡者四十餘人凡在臣子無不灑然易慮欣然有不得爲忠之恐而臣顧猶有言者在已諡諸臣品既定于沒世名合享于千年議者綦難受者無愧獨聞有未經廷議者非名空於子姓之彫殘卽論格於好惡之未察或事散諸編而不及考或時經易代而未及詳將使一段精忠無人齒及聖朝盛典掛漏不光臣實痛之惜之臣未暇遠引姑就臣考據最真耳目最著平日耿耿胸中而不能自己者若臣鄉先臣太僕寺卿顧存仁中嘉靖壬辰進士授餘姚令以異等拜禮科給事中十五年丙申蜀藩與閩司訐奏興大獄特簡存仁往按存仁爲持平各以不寃朝論避之十七年戊戌疏上肅皇帝爲廣曠蕩抑邪佞五事申救楊慎馬錄呂經馮恩諸臣指斥吳璋葉凝素邵真人等肅皇帝震怒廷杖六十編管保安州爲民臣嘗考故實傳其草疏之夕鴉啼戶上鬼嘯榻

前禍將叵測竟不顧其被杖時已死有神人挾丸一七得甦甦而  
裏創至戊所爲流人者幾三十年築室孤居布冠苴履授經終歲  
間以所得發之詞詠忠厚悱惻絕無慙心至今關外有上谷書院  
所著有六哀五幸四欲五憶諸篇可考 莊皇帝卽位下詔召諸  
言事者存仁起爲通政司參議歷太僕寺卿益自努力於馬政諸  
弊搜釐殆盡所修太僕寺誌見在阿寺時海內嚮注直臣宰相且  
以大用示存仁而存仁誓不受指遂自請老都人士傾都送之擬  
之二疏旣老家居每朔望必朝服望闕拜示不忘君又家故薄產  
獨置田六百畝贍族又以田二百畝贍諸貧生又以田百畝建介  
石書院祠子游終日引諸生講讀其中勉以忠孝大義尤好談性  
命時時與羅洪先唐順之輩往復商論其在塞上有夜坐諸篇傳  
行于世旣以病卒家無餘資至不能具喪葬而今且子孫單謝环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二

士荒涼忠義之魂長淪萋草嗟嗟盡臣鯁士何代蔑有要以或激  
于名或矜于氣計其所豎尙足不朽矧如存仁一生砥礪萬行繇  
衷其爲令則有茹冰之守其立朝則有碎首之危絕漠大荒則有  
絃歌誦讀之娛長組元纁則有懸車急退之勇自起家至九卿全  
節完名無片疵之可摘里有賢祠官畱名宦有臣如此顧乃不得  
一被易名之榮徒使人追弔咨嗟聞風增感謂聖世實有未暢之  
孤忠皇家實有未揚之盛典此臣所爲拊心橫涕而不能已於長  
吁者也方今正直登朝如鄒元標王德完諸人剖血當年賜環今  
日一時義激天地爲開有如存仁生當此時倘亦元標德完諸人  
之所甘爲讓席者也皇上能錄生者于今豈獨難卹死者于往不  
惜巍冠大纓褒直臣于巉巖久錮之餘豈獨靳片字單詞揚忠魂  
於蓋棺論定之後尋崖望壑濁湯清臣所望于聖明者久矣若

此外應諡之臣如先臣光祿少卿顧憲成理探的派忠貫青霄文章氣節之俱全淑世修身之無忝先臣國子監祭酒陶望齡素心遠韻勁節孤標歷任同蘧瑗之明乞身有陽城之孝先臣南刑部尙書王世貞文空百代氣盛千秋標持無媿于古人著述有功於當世之三臣者品各不同竝堪不朽卽有疑憲成者或訾其門風太廣而臣謂受小人之欺者原無傷君子之品疑望齡者或訾其宗風太冷而臣謂當此附熱投炎之世何可無此餐霞飲露之人疑世貞者或訾其終多後來一出而臣謂絳廬禹典聖賢家法仇君避世臣子難容觀人者當觀其大論世者須論其真如必苛求毛舉一一以俗法繩之則必周公孔子而後可入諡林卽周公孔子恐亦難免于俗議聖世錄人不應若是之太刻也臣聞諡者先王之所爲名教也皇上以名教扶天下而臣之所舉皆有裨名教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

三

之人在存仁名字久湮松楸將老臣故言之獨詳若憲成三臣氣韻尙新見聞未遠故臣不妨大略言之伏乞皇上勅下禮部如果臣言不欺將顧存仁等應得諡名從公議覆俾得與四十餘臣共邀盛舉則諸臣身雖往而忠膽如生骨雖冷而香名常在臣工師濟豈無慕諸臣而爭起者皇上卽借諸臣以鼓舞天下之效忠者有餘術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天啟元年正月十二日具題十四日奉聖旨禮部知道

鑒往持平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題爲直窮數案小人之變借爲今日持議之衝請勅諸臣各捐習見共砥身名以襄盛治事臣嘗槩觀往昔冲主之朝紀綱未整議論多紛嘗恨其時不得一挺立不回之臣爲斬其藤擾破其成心以至君子小人兩歸銷盡如有宋

熙寧紹聖故事今日者幸得身事聖主尙不以素所盟心者仰報君父而猶拾涎取唾甘負明時臣之大耻孰過於斯故臣不敢以時之所喜道者爲獻而願平心爲我皇上陳之臣聞國家之治治繇公論而公論多出於光明正大之途國家之亂亂繇偏論而偏論多起於紛紜幽隱之路一出光明則敷陳了達無所不折而一涉幽隱則揣摩懸度構鬪轉深此于老成之主猶恐眩惑矧當變態幾更之後適聖主冲幼之年顧可潛滋暗伏以貽一後來不了之局面哉臣無論往事請論自皇祖戊申以後方故相沆一貫未敗之時其時在朝者豈曰盡無君子而惟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臯康丕揚等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庚戌辛亥之交其時在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雜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一

四

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壬子癸丑之交其時在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雜以小人則學差可擠考選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爲常察事之把持可一網以爲弇時則有元詩教趙興邦等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夫有一番小人之滅度卽有一番小人之現身有一番小人之種毒卽有一番小人之罪案計其時爲君子者有心難昧有行難捐豈不欲一顧其終而無奈此諸小人占風息影擇便投羶不問國家之利害不思事理之有無不審寸心之安危不計後來之破敗惟擇一時尙題目據爲曉下靈符苟有不合于時者輒舉而入之羅中而一時無識之士又復神迷步亂爭先取憐勢在浙輔則趨浙輔勢在秦淮則趨秦淮勢在齊則趨齊勢在楚則趨楚十年以來兩經變

揆雖其人前後不同柔猛不一而要其根氣貪庸識力汗暗則此數小人者實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共盡者也夫此數番諸人方其意得之時車可填門金堪成穴官常任其把握仕路信其雌黃儘足自謂英雄而迨乎一朝垂盡燄冷光殘平時之辣手化為糞土之凍蠅不身死于賤行辱人卽魂銷于蛇行鼠伏嗟嗟諸人夫亦何益之有哉有如今日三吝竝下衆正齊登華門之光影漸開啟事之掄揚幾遍臣謂君子進庸之盛無踰今日矣而臣顧欲借往事爲衡者非謂今日遠有己甚之事而臣竊欲諸臣之先事而慮其萌也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前後諸臣所引高攀龍董應舉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不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在舉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用者直捷了當無嫌旁摘如必借此爲題爭相濫引若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榮于月

乾坤正氣集

卷三章

五

且窮兇之醜類尙畱春夢于寒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彙升反開破綻此臣之所爲不得不慮者也又以移宮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闡發旣明人言且已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自當聽召用於他日臺臣賈繼春持議解紛亦不妨付定論於國人若復據此爲名再生譏諷將侈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几筵者復來事外之億逆各欲高其聲價翻似夫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枝蔓此又臣之所爲不得不慮者也夫臣以四虛獨立之衷旁觀冷覷早已有此二慮而況一涉有心之人過爲弓影之揣牽連纏擾又當何如諸臣明而熟於計者豈其見尙未到此哉臣曾兩讀臣同官張愼言之疏一則爲用人發而曰恐墮前人之窠臼一則爲漣與繼春發而曰恐開日後之爭端旨哉斯言實與臣合臣

今請約言之以告諸臣曰銓除在吏部自非真才眞品母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自非大枉大寃母輕出言以佐鬪國家畢竟以遼事爲第一緊著當共圖殺敵母日起室內之戈今日畢竟以君德爲第一本根當共思酬主母徒爲將順之節胸中淨絕筆底空明此臣于同事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又請平言之以告諸臣曰一語偶岐正可爲參互之藉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凡一切理外之揣摩盡可歸之說夢卽金錢之影子一不必畱之筆端一掃虛疑各歸坦蕩此臣于東西南北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更請廣言之以告諸臣曰時本無事母爲意外之張皇用旣獲伸母添過云之孤憤德業以虛而彌廣聲名以澹而彌長臣姑不暇遠引卽以今日自況亦有夾口孤忠聞其家居絕口不言廷杖一事亦有一生學道早歲投荒直聲動天下者而習其貌一

如書生好儒觀此諸賢足爲師法諸臣竿頭更進豈可護此爲家珍朋友絕頂相期豈肯限人於故步此臣於已用將用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需次三冬靜觀頗定姑未暇及他端而先以此清淨簡澹之說進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必謂臣何慮之太蚤而不知外臣之說則氣或有時盛衰局且有時成壞誠如臣說則公道常伸無憂間沮仕路甚廣何懼旁撓可保諸臣一生收正人之譽國家亦得享數十年寧靜之福以此報聖明而消弊俗不誠宇宙間一大快事也哉臣言若此臣誠不忍當此英主冲年之日羣工師濟明旨如流爲二十年來夢想不到之世界際此良時忍復相負將前此諸臣猶可借皇祖之靜攝爲百事藏拙之門今日臣等又復何所借以謝過于我皇上哉臣言此言可以對朋友而告君父可以叩鬼神而質聖賢忠義勉爲其眞志識須圖其大臣之數

奉教于君子者久矣伏乞皇上察臣之愚明示諸臣聞心定氣細  
味臣言脫有以臣言爲未然者臣且樂聞其說令更進一言以加  
于臣說之上臣請退三舍避之不復敢與之共日而論也臣愚無  
任惶悚待命之至天啟元年二月初十日具題十四日奉聖旨該  
部院一併議覆

請修實錄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題爲史局因循已久纂修綜覈宜  
詳懇乞預定事宜以垂不朽事臣惟國之有史猶家之有乘人之  
有誌且傳也民間有子爲其父狀生平猶不惜寸題尺累冀無遺  
行而後卽安矧以臣而諫君以天子而揚祖而令抽匱啟滕之日  
坐歎徵文考獻之窮此亦龍門柱下之羞而聖子神孫所不忍道  
也我明列聖重興鴻猷殊蹟史不絕書至於享國長久號稱獨盛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七

前有世廟後有神宗歷年旣永朝事多端其爲神聖大略相似臣  
考世廟實錄成于萬厯初年其時參核頗詳所載事宜班班具在  
今當皇上御極之初首允輔臣之請纂修皇祖實錄計輔臣留心  
掌故必有規畫授之史官而臣乃側聞朝家故事湮廢者多史局  
條章因循且久閣中之私記僅託筆於執事之人聖明之舉動半  
有沒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職徒懸風影之傳失實凡如此類闕略  
爲多而况四十八年之內時移局換議雜羣分若初政之勵精中  
年之獨攬晚歲之幽深政不一也若冊立妃封之緩急妖書楚獄  
之陰陽四明淮上之爭執論不一也若大相巨闈之威福稅璫礦  
使之誅求罪帥囚臣之禍國變不一也若東朝之數有震驚衆諫  
之頻干嚴譴藩封外戚之屢有煩言疑不一也至於大警大災大  
兵大費若兩宮三殿之炎灰地北江南之水旱兩茭口落一救東

藩北受口王之臣中更口口之叛敗檄鏡聲勳書罪狀凡此數案更僕難詳加以二十餘年之靜攝公車之言率歸高閣其所下六垣者不啻十中之一今欲總集諸奏彙括成書而寥寥若此又何所據矧所下之章諸吏積偷苟且抄塞而西臺之草六尚書之牘南北諸曹之陳列往往寂寞無聞積習若此又安望其大壁小璣左言右事上爲揆天揭日之文而下有金版玉書之頌哉今聞論者求其備而不得則有爲採訪之說者臣謂採訪之役必先擇人文學少年一經使命優游自喜過家上冢強半閒銷求其咨討正復不易臣請於中行儀部中擇其博雅端詳者分地而往務令幽遐之壤孝子貞女逸士高流悉討其實拾之囊中而又間詢故老核之名家悉錄其書以備聞見使五紀之內妻巖欲暖潛德爲光亦一快也則又有爲專官之說者方今承明著作之庭雖稱濟濟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一

八

多才而學有專門事難兼習如星厯樂律河渠三項非藉講求終難虛課則有臣所知若邢雲路之究心天文李宗延之研精律呂于仕廉陶朗先之熟習河經或就其人訪其故實或收其書以佐參核使星躔再整宮徵重諧而水脈河源按圖可譜又一快也則又有言求野之宜公者臣謂皇祖歷年既久中間事變傳聞不一豈無裨官小乘自託名山遷客畸人私稱不朽及今不爲考定後將滋惑無窮則請悉收其書明爲訂辨務令野之所信合于朝之所徵墓諛無靈齊諧息響又一快也則又有言耶牘之宜查者嘉靖初修武宗實錄曾取正德中畱中章奏盡付纂修臣以爲皇祖末年所畱諸疏藏在禁府定無散逸與其求之腐牘時有魯魚亥豕之訛何如請諸封事宣付史館使感時慨論者既得盡見而任情附會者毋得輕淆以今日之公是公非達皇祖之不聞不見又

一快也則又有言立傳之有體者考國制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臣謂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令一遵官級將高門者踞膺亦書寒退者夷鱣竝屈以此垂後何益勸懲則請從大僚而下尙有奇節特行不妨竝爲序次間有大讒大穢亦復著其情形蕙薤共列表鉞平懸又一快也則又有言編次之有期者間問史館諸臣隱心于督催之取怨習成于人衆之相推每至遷延動經歲月白首汗青幾何不爲劉知幾所歎乎臣考萬厯初年纂修二廟實錄輔臣請立程限每月各纂修官務編成一年之事送總裁參詳月終諸總裁官務改完一年之事送相臣刪潤一時諸臣含毫吮筆無敢乞私差而圖自便者今應仍持此格卽四年之內神廟實錄刻限可成一快也則又有言總裁之宜專者編纂之事草創修飾潤色討論工夫不斷乃能成書要其緊要全在總裁顧或心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

九

分部務身直經幃事旣難兼終成兩誤今請略倣萬厯初年責令總裁諸臣分年專任示以畫一其兼直諸臣志在分紮不妨稍減其帙使有餘閒總統一專程期易了又一快也有此七者而後純疵纖巨犁然畢陳主德臣猷確然有準卽千百世而後復有如遷如固如疇者出有不稱爲一代良史臣不信也抑臣因是更有進焉臣等日觀皇上臨御以來天表端凝禁庭嚴肅相聞講席諦聽潛心間有諭答周詳和雅人卜中興天開英哲尙非備極紀載奚以闡發休明臣請講筵之上日輪講官一員專注起居其朝廷政事見于諸司章奏者今之編纂止據科抄不無闕略合請另行申勅責令文學素優史官專意精詳無同故套其遇視朝御門卽輪該日起居史官四員親近御座俾得傾聽玉音便于記注以倣古螭頭載筆入直紀事之意至於不時宣召及造膝密陳者但令人

對大臣自紀本末封送史局以此爲恒庶新政爛焉可考不復更有缺遺卽千秋萬年所爲勒琬炎而書竹素者此已思過其半又何至茫然索之敗楮而拾之耳傳哉此尤臣所願爲今日預獻以成一代之盛者也臣學淺才疎自知無當於史而目擊纂修在近不敢不陳其略惟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幸甚待命之至天啟元年三月初四日具題初八日奉聖旨這所奏纂修事宜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請恤東南加派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題爲東南民力已窮加派疊增可憫乞勅戶部加意查核以甦積困以平偏累事臣惟民爲邦本而東南一帶則尤國家根本之本也閒者口口發難以來四方徵調處處騷騷遍地加編家家坐困而三吳幾郡每畝九釐等之海內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

十

凡茲小民目擊君父之難共有頭目之援卽罄髓以供自不敢後乃近見憂民艱者有照銀加派之議臣固深服其恻痺一念真堪流涕而第其事有難槩于臣鄉三吳者臣請得詳言之臣嘗考海內賦額東南居其大半而蘇松常三郡又居東南之大半三郡之中蘇又居其大半人但知三郡賦甲天下而不知此非祖宗制賦本意也當國初僞吳僭竊之時東吳平定獨後諸地高皇帝念其久據遂悉取民間租額準爲賦額名爲官田而此後開懇民田仍以五升起科本以示懲一時初非持爲永則後因成祖靖難征討四行財力殫殘未及更定後宣德間撫臣周忱痛念吳民獨當偏重因奏請官民兩田裒益多寡稍得適均然計其賦額每畝約銀本色者一斗八升八合有奇而兌軍之加贈不與焉納折銀者一錢三釐有奇而收納之羨耗不與焉納丁徭者一分二釐有奇而

白糧細布櫃頭諸役之費不與焉合計一畝所輸較之他省上者不啻五六畝下者不啻一二十畝矣夫以一畝而當一二十畝之輸必使其田獨稱上上則可而臣按三郡之地于土爲塗泥于田惟下下於畝額則止二百餘步於歲入則止有秋一收其所爲地之種者非有兩歧數穗獨奢於他地之穫也其所爲人之力者非有神工鬼斧獨異於他方之人也獨以揚越之人性耐勞苦汗瀦之地人習河經滄熒小民旣迫于生之無資不得不畢命於耕種而又束于上之厚斂不得不剝肉以上供二百餘年來若共習此爲上天獨降之割莫可如何要其眼盼心懸固無日而不望朝廷之賜蠲無日而不思周忱之再起也若他方之人不悉其因遂認以爲膏腴之壤其賦應多則不均不平之歎在他方猶在加徵之日而在三吳已在派額之初他方之苦不均不平也謂以輕額而

乾坤正氣集

卷三早

十一

同並重之科而三吳之苦不均不平也正謂以並土而獨受十倍之賦臣方將追訴偏枯之困于當年而倘欲益重偏枯之病於今日是亦古今來未有之不平矣且皇上亦知三吳近來凋瘵乎臣嘗詢問父老謂吳中三四十年前絕非今日風景向猶肩摩轂擊今則戶冷門衰矣向猶鬪采競奢今則捉衿露肘矣向猶樂施好義今則自救不贍矣向猶走譽鶩榮今則株守不前矣向猶春煙秋水逐隊而靡無益之錢今則老雨酸風閉戶而講無聊之計矣貌似日趨而儉人實日削而感要其所繇初無難解向者網疎日闊生意儘多今則政密事繁利途已盡也向者散逋零欠猶可容於法內今則銖算毛吹且頻求於法外也向者三年五年尙思逢赦今則一日二日莫從措足也向者源大物饒子母易辦今則息微害重稱貸無門也以如此情事如此淒涼而宦其地者或未及

察至以一市紛囂掩却四郊之慘以積愁重歛反來殷實之稱遂使饒名獨著而衡財賦者不見憐焉斯不亦寃之甚哉臣請設爲兩喻有兩擔夫于此一擔五十斤一擔百斤苟不量其力之本濟而漫謂擔重者仍當議重擔輕者仍當議輕則此一夫者雖少受稍輕之利而彼一夫者不將令其絕肋折脇而就斃哉如臣之愚則真有直捷之法于此如全楚一省卽不敢望多蠲但視地之下者直請少輕其派計一省所蠲不過幾萬在國家收之僅供逃兵一二日之破冒庸弁二三輩之貪漁正使少加清核何必爭此零星此法之宜請量幣者也又如三吳諸郡卽不敢望求減但臣查前此倭播所加兵餉每畝三釐諸省盡蒙恩詔蠲免臣鄉仍獨私徵使得扣抵援遼亦可少省一二卽近該撫臣胡應台疏稱防倭增兵無所取辦而臣查臣鄉賦額存留甚寬往往多乾沒于猾胥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十一

老掾之手每當事敗莫可追求何不從中量抽緩解以充前費如近者蘇州知府沈萃植華亭知縣章允儒設法惠民人皆尸祝此豈遠事何難做行此法之宜請量扣者也有此簡捷之法旣不妨餉又不累民主計者又何惜一言調停而不一救此嗷嗷無限之赤子哉臣目擊天下東西交訌所在告警獨東吳一區從來柔順莫敢梗化誠不忍其日就塗炭獨當海內之壑故敢爲皇上陳之伏乞皇上念三郡根本之重憫小民偏累之艱勅示戶部將恩詔久免倭播兵餉扣抵援遼餘仍從長酌議以濟全楚之窮庶加派各安而人獲稍甦東南百萬生靈且世世頌皇仁于千萬年無窮矣臣不勝惻惻惕待命之至天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具題廿二日奉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福建等道監察御史等官臣周宗建等謹題爲懇乞亟旌仗節死  
義之臣以快人心以激士氣事臣等竊觀今天下臣節薄於依回  
士心劇於貪戀禮義廉恥之槩不能奪其功名富貴之心而報君  
殉國之誠不能奪其全軀保妻子之念數年以來逋臣逃吏各以  
走爲上策無肯爲朝廷捐七尺以自効者如近者西酋之變賊兵  
所指望風而奔者不下二三十邑求其死心抗賊如翁登彥輩寥  
寥無幾乃有典文知縣張振德者闔門死義其事獨奇臣等初得  
邸報心竊壯之迨近讀其子哀慟之詞及川中諸臣所傳述將使  
白日爲黯而鬼神爲號臣等爲之腐心隕涕竊悲振德之所遭不  
辰又歎我祖宗養士之報至於斗大荒城亦復有九死不移如振  
德者出而妝點國家忠義之譜也蓋振德爲臣等鄉人竊聞其幼  
卽以名節自勵長爲青衿有名所交多賢豪長者相與講忠義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

十三

事迨舉鄉貢授徒餬口敝廬數椽風雨不蔽旣謁選得縣令遠走  
巴蜀一家相隨啖蔬茹菜常祿輒盡不持一文歸家嘗三署邑篆  
三有尸祝至今蜀人思之猶能談述其遺事者乃不幸一旦當逆  
酋之變其時振德甫出棘闈急趨還邑纔三日而賊兵奄至督戰  
力盡慟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緝及其女淑安  
淑慶北向羅拜盡投烈炬其時僮僕嚴英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  
亦各慷慨憤激同時殉死止長子諸生張紀以應試先歸幸存一  
息嗟乎嗟乎死生之際豪傑所難矧當羣邑奔竄之時共作苟且  
逃生合忠義在一門等九死如一葉此不亦疾風中之勁草而未  
流中之孤柱也哉臣等與振德義屬同升聞其壯節毛髮爲竦且  
目擊其子紀孤筴子影一線餘生無食無衣哀號燕市時過臣耶

黷慘無言涕淚交下臣等掩淚相見不能爲情姑強以好語慰藉之謂皇家必有破格之異恩造物必有憐忠之冥報而紀乃嗚咽更深且語臣等將卽爾足萬里旁招父母弟妹妻子之魂以自託子啼血之鵲華表之鶴而臣等且無能爲之解也吁嗟噫嘻紀真天下之窮人無歸凡臣等之有父有母而有六親者其忍觀之而不一爲之灑泣哉矧我皇上方以忠臣孝子鼓舞海內卽近者何廷魁赴井高邦佐自焚及其妾僕之殉主聖心惻然重加憫恤賜祠賜諡無不且悲且快相與憑而弔之今振德之死較之邦佐更烈而其舉家殉義更千古所希聞觸于聖衷當更悽惻皇上誠思庸臣之賞以賞振德分百庸臣之食以食振德之子竊謂于國家之數不爲過也抑臣等尤有慨者人率謂臣鄉三吳風氣文弱而

葦坤正氣集

卷三序

十四

臣觀先臣以磊磊丰節見者代不乏人乃有蓋棺已久論定可徵而率以子孫衰謝未遂表揚其在先朝若中丞朱統之力盪倭氛功著閩海若御史蔣欽之三遭廷笞身殞闕前若太僕卿顧存仁之拜杖投荒長編絕塞凡此三臣雖經卹錄未及易名迨于近世若顧憲成之忠貞篤學而死若薛敷教于孔兼之直言三黜而死若沈璟之抗疏妃封而死若華鉦之忤璫詔獄而死若張棟葉初春之並爭國本而死以彼其人固皆所謂落落君子願忠于主者而一經身沒遂不得與起廢諸臣並沐嚮用臣等心竊悲之夫先進者後進之模楷也有父兄之倡帥而後有子弟之應和有先民前輩之風軌而後有後生末學之步趨則因振德一人而還懃諸臣大節其亟當旌勵又何疑焉臣等事關忠義目擊甚眞用敢合詞以請伏乞卽勅禮部於振德之死准照高邦佐例破格垂恤賜

子諡廕其妻若媳併其一子兩女准照何廷魁義妾例並賜褒旌仍勅合祠本縣再祠蜀中其僕嚴英顧美等亦乞照高邦佐義僕例從優並恤得附振德祠旁以無沒其殉主之義至于先後之臣應諡應贈自有公論無庸臣贅夫旌死者于前卽以勸生者于後此以方之近來陳乞恩賞之濫正未可同年而語也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天啟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四日奉聖旨張振德闔門死義著從優議恤朱統等另行查議該部知道

按楚陸辭明用人以佐銓政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題爲微臣陸辭之日欣逢大慶之期謹列保泰大端以佐銓政以副吉祥事臣以一介踈愚荷叨按楚受命而往中心冰惕勉思所以仰報皇上以無負任使而願臣竊念百姓之安屬于外吏外吏不戢卽百方彌縫皆虛文也朝端

乾坤正氣集

卷三

五

之靖係于內僚內僚不整卽百端粉飾皆故事也以今天祐聖明誕生元子舉朝臣工爭各欣欣頌皇上以無疆之休而會有新冢臣之命適當其時羣心踊躍無不謂迎和集吉收天下之善事以迓泰運者無先今日矣而臣以爲慶有自生祥有繇聚賢人君子者天下和氣之所鍾而吉祥善事之所集也天旣合環海之祥而萃之皇上則皇上安得不合師濟之祥而布之朝班臣敢稍列大端仰聽採擇其一在用人之途則宜闢年來班聯充滿無士不升可謂過于寬矣而臣猶謂得百衆人不若得一賢士拔一平進之賢不若拔一久鬱之賢彼有事起一人之構者自當就一事而自其端委誤出一時之偶者尤當就一時以雪其生平疏幽抑以暢太和護吉人而長王國此眞今日新銓秉政之第一義也而臣以爲用人之路則宜清今用人者首重起廢一途顧起廢者拔之久

錮勢難拘以常資而考其生平自當稍爲分別有年資同者當論其才品之各優有才品同者又當問其挫抑之來歷有困衡同者當核其註誤之根因有註誤同者又當查其情事之眞僞同一爭國本而或杖或奪宜分同一爭礦稅而或逮或謫宜分同一爭國是而或抑或伸宜分但使爲冢臣者預爲參酌若權衡水鏡之無私而後遇缺推遷若規矩準繩之不亂又何至彙升之世反有恬競之殊而衆正之途反來濫觴之謂也此尤今日士風臣節一大關紐也而臣以爲用人之權則宜尊夫冢臣者長六卿而爲之表者也家有長子卽主伯亞旅莫不稟而受成國有保衡卽羣僚百工莫不望而起憚而今使長督之前敢開名利之口於主宰之地屢問陞除之目所求日廣則泛應之路且窮周旋日煩則觖望之嗟反趨母論權旁雜而不清亦且體褻狎而易犯故大臣正色率

乾坤正氣集

卷三

七

下端表立朝啟事入而人莫知其繇除書出而下無從受德風軌未遙可師可法此尤今日澄清世道一大本領也而臣以爲用人之法則宜一夫用人者有進與退兩柄故文選主進者也則當分別其應退者毋混于賢路考功主退者也卽當分別其應進者毋滯于積薪自昔唐虞尙嚴考績之期豈當今日反可行越格之事在冢臣簡畀方新自當大有整頓而以臣愚見請于天下各官各定其應轉之格仍預列其資俸之序勒成一書合于格者就其宦績之上下以爲遷轉之低昂而不及格者卽賢者毋得混焉從此功令一定懸諸日月卽有躁進者自安心于資序之尙淺而無營卽有孤子者各翹首于程期之相逼以自慰用人者循簡而易操而待用者途清而難混于陞除之中寓化競之法又何至統均之府爭爲講讓之場也此尤今日疏通內外一大補救也臣少而閱

世二十餘年之內曹局屢更是非莫定往往于六年內計一改用  
人之色往若癸巳一察持公秉正人無聞言繼則有乙巳一察而  
內留之科道至今唾爲奸府又繼則有丁巳一察而妄掛之諸賢  
至今尚有餘言頃者公道昭明世路漸整我皇上復以英明而照  
臨之一時之景運豈宜虛度而海內之沉滯更煩彙通軫封疆而  
櫛沐之勲猷可思顧轉輸而督運之勞臣可念矜幽沉而屢奉明  
旨之曹郎可通體輿論而屢經斥逐之諸臣可轉凡此皆所以伸  
和氣而增休祥以終今日用人公案者豈當此老成簡命之初而  
獨無一番之大開霽哉計皇上之信任在此時而老臣之報國亦  
在此時矣臣得與察吏之責而敢效用人之言當羣情喜舞之辰  
而進彙收吉人之說凡以爲皇上之吉祥善事也臣身遠天顏聊  
抒芹曝臨疏不勝懇切待命之至天啟三年十月廿八日具題十  
乾坤正氣集卷三序

一月初一日奉聖旨

請更置邊方有司疏

七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題爲邊警日危需人日急乞議臨  
邊要地選擇有司以固疆圉事臣惟天下治亂關於有司矧在邊  
地尤爲吃緊嘗考漢世虜數犯邊不能爲患如廉范守雲中耿恭  
守蒲城皆逾年不下卒至全安其時有急率多發張掖酒泉燉煌  
三郡之兵應之乃知古昔責專守令其任特重故時平則賴其撫  
安遇警則責之調度固未嘗舍近事遠重內輕外以邊方遼遠之  
地寄之年老途窮之人俾其以官爲市以國爲戲也國家近日臨  
邊諸地多用乙科閒有明經率屬耄年形旣衰憊志亦灰短百事  
支吾盡成廢弛差幸薄遷視爲常套選曹青眼不及遐方遂使沿  
邊一帶竟同遷謫之鄉間有賢者風霜獨苦得調如常惋歎知希

天高莫問葢邊地有司之弊與有司之苦大略相當脫令此輩一  
遭警急不爲棄城之蓮客卽爲泉下之死人縱有千羣不當一用  
譬之人身臍背腰脇之處綠非當而遂置不理及其爲害奚止眉  
睫臣觀穆廟初年先臣高拱曾有議處邊方有司一疏內云薊遼  
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寄其條畫諸款誠爲  
石畫現在西川之變逃官種種聯邑成墟求如張振德之死殉翁  
登彥之卻賊指不多屈此亦有司庸髦不忠之明效矣今者口口  
壓境羣口窺伺人心易搖內盜思起若使近邊有司仍不從新更  
置則此輩望風相靡遂成故事迨其事敗誅之既不勝誅卽盡誅  
亦無益於破壞言念及此實可寒心臣以爲趁今大計之時各官  
鱗集賢否星懸合請勅下吏部選擇甲科有司年力精強才氣超  
邁者摘出沿邊各府州縣悉更其人不得混雜調簡之格仍須專  
乾坤正氣集

卷三

太

責之以團練鄉兵固結民力繕城整器積草儲糧務令一城壯實  
隱然金湯之固其能稱職者定以賞格陞轉之期仍比內地半俸  
超遷其別有捍禦奇勞者復如軍功不次擢用後遇邊道巡撫之  
缺卽從此擇用不爲過也倘有粉飾浮具及觀望推委以致誤事  
者立時斥逐較之內地罰亦加等賞罰旣懸勸懲自倍諸有司中  
豈少殊才異能之人自樂功名之會矧有信賞明罰之令敢懷退  
避之心但使一城可守足勝幾萬之兵城城如此聯絡無虞旣可  
使地方安戢羣盜潛消卽令猝遇大警可以徐待策應外藉聲援  
集衆人忠義之氣成內地鞏固之形此實方今第一急務卽無口  
氛自當首議況迫邊警豈容緩圖伏乞勅部卽日酌將任淺賢官  
開列邊地盡爲更置後凡遇邊缺卽從新甲科中擇選務使人無  
規避各盡其長庶疆圉可固而聖世人才不至終以文飾壞事其

爲補救良非淺鮮伏乞聖裁立斷施行天啟二年正月廿九日具  
題三月初二日奉聖旨邊方守令已有旨了這所奏著該部併行  
查刷事竣條議裁革疏

欽差查刷光祿寺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題爲查刷差事  
已竣謹報錢糧實數并陳未盡事宜以盡職掌事該臣于天啟二  
年八月奉差查刷光祿寺錢糧兼管巡視臣受命冰兢不敢以故  
事相應于一切查覈事件頗悉臣愚幸寺卿何喬遠等一時皆名  
賢夙望相與協心釐剔年來節省較之往歲其數頗多今當一年  
事竣例當據實奏聞以見微臣涓滴之誠且以見寺帑空虛之實  
據本寺典籍簿廳呈報去歲八月內舊管存銀三萬五千八百三十  
二兩七錢零陸續新收各省直銀二十萬九千四百九十五兩二  
錢零每月給發過各項銀共一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九兩八錢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一

九

零現在實存庫銀五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兩一錢零此寺銀出入  
之實數也又據本寺各掌印署官呈報去歲八月內舊管存米五  
萬二百二石有奇新收各府縣糧米六萬七千二百七十四石七  
斗有奇每月給發過各項米共四萬六千八百八十六石六斗有  
奇現在實存倉米七萬五百九十石一斗有奇此白糧出入之實  
數也以視皇祖初年寺庫之積至百有餘萬倉糧之積至三十有  
餘萬相挈而論今日之匱已云極矣而要此所存之數亦皆臣與  
寺臣及巡視科臣等刻意緊持如每月所報節省實銀至一萬四  
千一百六十二兩二錢而此外之行文任支據額禁止者又不啻  
一萬餘也復按往規于折色定估一項比照時值扣存餘銀以當  
節省者又不啻二萬餘也夫竭臣等之愚誠不惜耐勞忍嗇以與  
涓人胥吏爭此正供願猶未能盡如臣願使濫觴悉去一如萬曆

初年之制脫令更一議寬而此幾萬之積不知又歸何有之鄉矣臣今已將剔釐諸款立有定案刻有須知永存公署以爲考據更有未盡事宜臣敢略吐其愚以爲聖明採擇惟皇上實垂聽焉一日折價之當行臣按本寺支給錢糧無一不從折色法甚簡便今如長隨內使願支本色臣亦無庸請矣若畫土局匠等項類皆虛名冒替名雖曰支實則暗與行戶算折何不竟從本寺折于此輩既不失虛冒之利而官府得稍減浮給之靡法之兩便無逾于此獨坐家各官及一切胥役一聞折色苦無影射之地故常借各役以爲名而其實與諸役無異也臣之所謂當折者此也一日供養之當裁臣按萬厯初年止有奉先殿玉芝宮及文華殿等處供養數項所費甚少卽中年以後尙自有限今乃多立名色重冒疊支至同一神明同一宮殿既有朔望復有每日既有本色復有折色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

三

如慈寧宮之則例不一而足而聖濟欽安洪慶等殿之卓數重出多端每出寺志之外臣之所謂當裁者此也一日冗役之宜核臣按祖宗立制計事程人計人授食未有人久湮銷而精終不減如尙衣御用等監其中冒破姑且無論至御馬監以三千餘人而養幾百頭之羸馬又何取焉臣之所謂當核者此也一日歲例之當清臣按萬厯初年卽歲給定額尙往往以八分減折今南醬房之類多至四萬餘觔旣曰以供宮中之用而各官廚料又復索醬此閒又何冒也至于成造各項率亦多靡查神廟之初此費絕少昔不見爲太儉今何遽至太浮況不從折色而從本色此等冒費尤爲不經臣之所謂當清者此也一日好事之宜罷臣按萬厯初年每遇歲時自常祭常供外初無晝夜好事一項中年以後暫有傳辦猶存節度近則佛誕神期動稱迓福至一日之內重添疊舉動

費二三千金自昔聖王不邀福于鬼神不役心于黷祀今乃損正  
供以佐虛誣耗實用以資蠹孔傷財累德莫此爲甚臣之所謂當  
罷者此也一日則例之宜一臣按萬厯初年供養及祭祀各例類  
多相同今則混托傳添多寡隨意盈縮不等合請自今以後凡同  
一事例者品物不得過懸但當刪多就約不得改簡爲浮臣之所  
謂當一者此也一日白糧之當議臣按萬厯初年本寺白糧可支  
數載間多泯爛先經科臣劉魯有間年一折之議使新陳兼放不  
至虛耗今臣查各倉現有七萬之餘今歲白糧復將投納及查所  
給各項率屬冒破國家以東南開基徒使三吳萬姓罄膏竭髓以  
供此子虛烏有之費旣爲不忍况復益之陳朽徒資蠹竊又何如  
間年一折以甦民窮而收實帑臣之所謂當議者此也一日鹽行  
之當議臣按會典長蘆運司每歲解鹽二十二萬餘觔赴光祿寺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

三

定爲正額計一歲進宮所需甚少所餘諸鹽往往積爲柱礎半歸  
胥役之窟往者寺臣亦有間歲一折之議化無用爲有用變沙土  
爲金錢其于國課益孰大焉臣之所謂當議者此也一日坐家內  
官之當嚴臣按上供諸事率掌之尙膳監在監未必盡無公心而  
無奈坐家各官如侯元李忠李進成等往往從中爲祟爭競細屑  
至不堪言合勅該監從公遴選必得誠謹之人代任其事庶一切  
事宜得無掣肘而錢糧出入可望一清卽該監亦何樂于利歸坐  
家而謗歸于己臣之所謂當嚴者此也一日廳署各官之當核臣  
按萬厯初年寺卿路王道曾有清裁署官之議近諸臣有改用鄉  
榜之議科臣許可徵有巡視歲終舉劾之議業已奉旨遵行正爲  
各官途逕易雜耳目易迷非使賢者有以自見則不肖者反得起  
而相笑而現在鄉貢各官若羅良策之修潔素有芳名許以忠之

概直不辭勞怨謝君惠之清操刻勵程三樂之挺立精詳顧慶恩之高雅超羣張紹初之真誠搜弊冀陽秋之警敏清查此皆先後掌印盡心恪職無負其官者而陽秋則以裁革一事略與諸印官同其勞勩此外賢者正自濟濟而怠者亦自有之要使各官皆有向上之意則尺組半通共有當爲之事竹頭木屑皆有當盡之心又安見諸臣之爲卑僚而可不經意也臣之所謂當核者此也凡此十款言甚平平且有諸寺卿所曾先言者然臣不憚再陳以少伸職掌之義凡爲皇上之物力計也臣嘗按隆慶六年十二月方神宗皇帝御極之初查刷御史張士奇進呈每月錢糧揭帖伏蒙神祖查有虛冒各員隨奉聖旨這勾了的都不與他照改的行欽此一時減省甚多仰見當時綜核實政釐謹之權操之廟堂今我皇上聖明罔符聖祖而財力匱乏大異昔時安得復遵此意令臣

乾坤正氣集

卷三

三

等樽節微減少得展布而無旁掣之患哉臣因差竣具奏錢糧之數并布其愚伏惟聖明採擇施行臣無任祈禱待命之至天啟三年八月初十日具題十三日奉聖旨該寺積餘銀兩俱係內監減省周宗建如何引以爲功糧鹽係祖制御食之物輒敢任意議折紊亂成規姑不究都著照舊規行不得輕改該部知道

### 裁革各官儒食卓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題爲敬循職掌清覈冒破以杜倖端以存國體事該臣等巡視光祿寺兼管查刷每月下庫監督收放則見諸行戶填呼愬苦謂積欠其上供諸物價至二萬有餘也及問之庫藏則卿丞諸臣攢眉告窘謂藏積如洗不能了上供一月之支也及細核每月諸費則又重見疊出一屬內廷幾不可問輒不勝有漏卮之歎然未有如武英殿諸官儒之濫叨食卓起于

創見妄引覃恩坐糜厚費至于兩匝歲而猶不知止者也臣等查得張一元等一十二名至費酒飯一十二卓謝成名等四名至費四卓杜安國等二名至費一卓共計一十七卓每卓一年至費銀一百三十二兩復支白米五十四石通一十七卓計之銀則二千五百金米則九百二十石若以臣等之俸絮之不啻七十餘人之俸矣此卽館閣侍從諸臣或任編纂或任誥詞或任玉牒勞大官尊似宜優厚而祖宗限制尙于支給飯食之外並未嘗有食卓之頒不知各官儒冗冗雜沓有何事蹟有何勤勞而每歲至費朝廷銀米至三千五百有餘至超館閣諸大臣而上之此成何國體也臣嘗懸查祖制額設中舍各官原備抄寫之用卽神宗朝抄錄甚繁初無格外之賞今諸官儒紛紛添設已爲冗贅幸不議裁已出意外乃欲妄借覃恩冒昧于澤至于重給疊支幾于無底寧復有乾坤正氣集

法紀乎且凡屬恩典皆爲暫賞暫不可以爲常賞不可以爲例因事而予事完則止遇恩而給恩過則停卽近來封典槩不准行矧屬錢糧大關國計縱使諸官儒果有暫勞合邀恩例亦當從今停止豈有借此爲名長據爲有之理方今寇賊紛紜海內罄竭內帑之給發將空小民之加派無已卽在朝官紳自閣部九卿而下無不人人捐俸以爲涓埃之助而么麼小輩旣得月糧兼支飯食復無故而冒此多金將合幾衙門之俸銀尙不能抵此一項之冒破試令各官儒返之于心寧不惶懼欲死又令皇上一日查問及此諸官儒何以置對臣等及今不爲發覺他日皇上試問臣等何故不一清查卽臣等亦將何以自解臣等今日卽明任諸人之怨有所不惜必不敢市恩討好有負皇上之任使也除經行文該寺將各官儒食卓自今十二月止盡行停革不得再行濫支外理合疏

題兼爲詳述端委如此誠欲使皇上知此輩前者冒賞之非永爲後來濫觴之戒不致復有贅員散秩敢行虛假而恣欺罔者亦臣等稍盡職掌之一端也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 白祖寃疏

候補御史臣周宗建謹奏爲先朝矜恤未沾隔世沉寃未豁懇乞聖明比例昭雪以廣仁恩以終孝道事臣以一介書生荷蒙皇上拔置西臺方當需次之時未有涓埃之獻何敢遽達下情以干天聽第臣躬逢浩蕩正千載一時而臣今所陳乃臣祖數十年未瞑之寃倘不及今上懇以孤曠典將臣祖冥中實糾臣以不孝而皇上他日又安取此不孝之臣爲也臣用是敢爲皇帝披瀝陳之臣曾祖先臣周用歷仕三朝効有勞績至晚事世宗肅皇帝每評廷臣輒以剛直見褒過蒙簡畀累遷掌憲遂晉銓宰時方大計先臣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五

用感激知遇矢公盡瘁計典甫完嘔血而卒肅皇帝爲之嗟悼終日賜葬錫廕易名恭肅事載國史兼垂志乘蓋先臣用籌國訓家無日不以忠孝相砥故臣祖式商幼讀父書卽思自立十四而餽于庠輒有萬言之賦三十而領鄉薦已成俠士之名於時臣祖追念父業末終國恩未報一意攻苦於一切家人生產捐讓而不居朋友窮遺焚券而不問一生博極羣書自勵名節益毅然欲效古烈丈夫以自見且思成一家言以不朽自謂遭際明時展其夙抱當不後於先臣而不意命與禍會至來墨吏易可久之猜毒緣可久在任之日汗垢百端殘賊萬狀衆心嗷嗷各不聊生一時民間有身短手長貌陋心險之謠郡邑士紳習爲笑柄而可久乃誤疑臣祖會爲傳播且有墨宦小人巧借臣祖爲獻詔囑託之資可久之愚不復揣度遂日圖所以中臣祖之計反謬與臣祖爲歡而臣

祖骸髒之骨不習趨附可久愈密而臣祖愈疎臣祖方坦胸直意自謂與人無爭而不知談笑欸洽之中可久之戈矛已四集矣會臣祖計偕北上有僮奴楊奎犯姦婢妾之事臣祖歸而責之隨自身殞臣祖業已付之相忘而可久何得此影以爲緣此可以中傷乃密呼奴父許以重犒令其告訐然猶止及家人未敢一涉臣祖可久復授之計堅其誣証遂欲坐臣祖以毆殺巧比引徒羅織深刻致礙前程累申上官累蒙批駁可久以此覺旣成勢同騎虎必欲擠臣祖而後已於是每當審豁必多方譏阻致令讞官明知其冤而礙於可久沉束不理使臣祖一身牽掛支離無從遽白公車屢失淹抑自傷雖有名卿碩士痛此無辜而懼觸兇機徒有短氣臣祖計無復之值皇祖神宗顯皇帝登極之初因自灑血草疏令屬周銓叩闈呼籲冀求速勘以便赴舉時蒙皇祖矜念先臣之後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五

隨得明旨下都察院當有院劄轉行蘇松按臣限期結案臣祖頂戴聖恩自謂覆盆可照桑榆可收而不料可久心戰膽寒恐緣奉旨之後公論頓明且慮臣祖辯復之餘一朝獲雋可久罪案無地可逃遂乃窮謀走險每遇上官及有司到任輒先投以稟帖陰陽閃爍沮遏千方遷延累歲莫與歸結幸遇恤刑范郎中洞了此情隨批開豁而諸司受囑挨脫相循止以側目可久一人遂使朝廷矜勘之仁反爲下官淹阻之具俾臣祖功名路隔跼踖無聊憤恚之極吐血心傷而臣祖遂奄然逝矣嗟乎嗟乎一婦衙冤能使三年不再而不能使賊吏之迴心匹夫含痛能令六月隕霜而不能令讒夫之易面痛念臣祖生平以古人自期以文章氣節自任止以賦性慨直不耐小人爲緣遂以僕隸無妄之事竟墮殘虐鬼蜮之謀使生前乖用世之懷垂沒負傷心之痛一生請纓投筆之文

翻作賦鵬弔湘之草嗟乎嗟乎畫地爲獄議不入臣祖非有事與獄會也刻木爲吏期不對臣祖非有意與吏狎也天外窮兇意中不料夙生冤對異世相逢臣祖已矣臣父母今俱七十有餘相距臣祖去世之年已垂四紀顧時時向臣談及祖冤終朝嗚咽雪涕無從臣獨何心堪此幽痛臣少讀春秋齊桓雪九世之仇聖人義之矧臣祖爲墨吏所殘飲恨而沒臣今幸遭聖世讀聖賢書臣獨何人顧能默默已乎臣又伏觀先朝有士人盧柟以簡傲隙于縣令鍛鍊重辟其友布衣謝榛遍訴當道爲出其罪至今人高其義又臣鄉先臣王世貞世懋痛其父爲奸相所陷訟冤穆宗莊皇帝爲白其辜卹贈有加又臣近查臣鄉刑部郎中朱本洽疏陳其父被誣累戍蒙皇祖神宗下部昭豁臣幸得被皇上知遇簡列侍從且伏讀恩詔內一欵有舉監生儒吏員人等誣誤被革公論共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美

惜者許其自辨奏請定奪臣祖之冤正與此例相合若不及今申控將臣之視祖反不如布衣異姓之交臣父母且謂臣上實虛聖明之恩典下冒忘祖之大愆豈直臣祖九原之下永痛公道之未伸卽易可久先年貪剋工料傾圮皇陵種種重誅至今昭布獨於臣祖一事奸魂久冷猶未得彰著其惡於天下失今不言臣之不孝視臣同鄉前後三臣負媿何極臣用是瀝血疏陳伏乞皇上察臣至情無一字之敢欺勅下該部院特與臣祖式南昭豁此冤復還科目使皇祖初年恩旨得大伸於今日臣祖數十載沉痛得吐氣于幽冥臣之一身捐報有盡臣之世世環草無窮臣無任激切哀懇待命之至萬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具題初八日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又爲四先生請諡揭

候補御史周宗建謹揭日有小疏爲顧果白諸先生請易名大略  
已具疏中敢再一詳列以備君子擇擇方肅皇帝時坐大禮大獄  
得罪羣臣瘐死大半而方士邵真人葉素等且隆貴有寵東白  
先生輒左右扼腕抗言得失當時人人危先生無生卽先生亦自  
分必死卒被杖幸爲流人夫人至死生不顧又何論身後名其難  
一也國家建言被謫諸臣間至戍所幸或被赦而先生長流垂三  
十年得不死始歸見故園其難二也人臣一被直聲卽所在傲睨  
多爲悲歌感慨自託離憂而先生久居塞外惟授經講學足不出  
戶不一交邊吏爲高名其難三也人至碎首闕廷摩切貴近出百  
死于震驚抨擊之餘一旦得志未嘗不心期大任而先生出不三  
年不肯受相臣指於彈冠日持急流之勇其難四也有此四大難  
而平生之飭躬砥行學道施義及早年作令歲減民賦幾萬緡旣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

毛

老起召歲清問弊幾萬兩竟一生家居宦轍纖疵無間事多散見  
于實錄及皇明通紀明政統宗永昭二陵史王弇州合集李于鱗  
歸太僕王文肅集居庸關志太僕寺志餘姚縣志暨諸傳誌中此  
眞世廟時第一流人物也若顧毗陵初授戶曹寸銖不苟旣調吏  
部風軌峻潔所請畱鄒南臯諸公朝論翕然稱服會後爭何起鳴  
事直言被謫後以時望再秉銓政岳岳自持其銓選人才務別邪  
正明貪廉抑競躁一時號爲清正三王並封議起先生抗疏爭之  
凜凜十言至相臣心動累揭陳懇議亦竟罷而先生遂以會推事  
忤旨削籍歸而杜門講學一以程朱爲宗務根實際所著有四書  
劄記諸書傳習於人雖世有走名之徒妄相依附而光明磊落無  
傷其大皇祖戊申歲用薦起光祿少卿累辭不赴海內知與不知  
無不心儀先生比之李元禮楊伯起一流人則涇陽先生之梗概

如此若陶會稽賦性恬約而中饒勁節方妖書事起屬有細人搆其事語連郭明龍先生上方震怒且莫測先生曰奈何以莫須有事成大獄人臣不足惜如朝廷何反覆訟言之當事者事乃得解甲辰再乞骸歸踰年詔起國子監祭酒復上疏以母老乞身求如陽城生徒歸養之例詔允其請會哭母過傷嘔血死距母沒僅百日雖居官無殊歎而清冷壁立孜孜好學士林重之多擬之鄧文潔則石簣先生之梗概如此若王弇山方盛名時相嵩欲收致諸名士令子世蕃相結納弇山獨骭髀不爲下會椒山先生論嵩十罪坐死先生爲楊夫人草疏求代已復爲治其喪嵩銜之搆其父獄下重典先生坐救父難去官歸嵩敗爲訟父竟後故官尋詔起大名兵備卽抗疏論宗藩兵制八事尋陞參政歷都御史陳言兵戎之弊及請增荊州三衛言多慨直他如刷軍政請屯田諸事皆乾坤正氣集

卷三

五

具有實用未幾丁內艱復再起歷南刑部尙書有議其學雜二氏遂乞骸歸不久卒詔贈祭葬如例其於書上窺三五下窮百家其文于諸體無不備尤究心當世掌故所著外別集足稱一代良史尤諸文人所絕無則鳳洲先生之梗概如此四先生者卽不易名未嘗不食名千載第國家既有此盛典何賢者獨缺此顯榮且四先生門戶彫殘烏衣半謝獨涇陽先生有二子能讀父書亦復索居不與人間事燃灰久冷門雀長羅誰復有敦歲寒之盟而伸集枯之義者哉故職不惜誦言爲一申其生平秉彜在性直道難磨倘世有不盡知四先生者請覓四先生書清夜端坐而讀之當必有爽然者無煩職再言之矣謹揭

請諭公揭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等謹揭爲合闡忠直名賢以光易名本

典事國家易名之典凡以風勵人心而于忠義一途尤所加意若夫直節自矢百折不回甘以其身碎首投荒而不恤者此其浩氣剛腸直當扶植千古而光顯聖朝諒採風君子所急欲得而發揚者也職等敢就大江以南忠直之最著者與海內貞臣義士共評而賞之蓋世廟時有太僕寺卿顧東白先生云先生名存仁中嘉靖十一年壬辰進士授餘姚令一絲不染爲邑中均覈賦額歲減窳戶萬金載在名宦志可考也及徵拜禮科給事中十五年丙申蜀藩與閩司訐奏興大獄特簡先生往按先生爲持平各以不寬朝論譴之十七年戊戌疏上肅皇帝爲廣曠蕩抑邪佞五事中救馬錄呂經馮恩諸直臣指斥妖人吳璋葉凝素邵真人等累數千言語甚慨切肅皇帝震怒廷杖六十隨謫戍保安州卽夕昇出城嘗考故實傳其草疏之夕鴉啼戶上鬼嘯榻前禍將叵測竟不顧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

五

其被杖時已死有神人長十尺餘者挾丸一七授之始得甦已遍覓其人不得至今鄉里傳爲奇事旣畏創至戍所垂二十年未嘗輕歸築室孤居布冠苴履終歲授書爲諸生儒陳說經義示以忠孝仍遍覽塞上形勢諮討故實爲居庸關志數卷野評三十篇至今關外有上谷書院表忠祠卽先生向時讀書處也莊皇帝卽位下詔召諸言事者先生首起爲通政司參議歷京兆丞遷太僕卿時先生居絕塞久初登進用益自努力報効數上疏條議馬政諸弊搜釐殆盡所省罔寺金數十萬著有太僕寺志數十卷現在寺中時海內方向注直臣新鄭當國且以大用示先生而先生誓不受指且數多規正遂自請老都人士傾都送之爭頌其高擬之二疏旣老家居每朔望必朝服望闕拜示不忘君又家故薄產獨置田六百畝贍族又以二百畝贍諸貧生又以田百畝建介石書院

祠子游終日引諸生講誦其中勉以大義有鄒東廓張崐嶽李于  
麟諸公碑傳可徵焉又好談性命時時與羅念菴唐荆川鄒東廓  
諸賢往復商論其在塞上有夜坐諸詠及順應篇諸刻傳行于世  
旣以疾卒家無餘資至不能具喪葬今且門戶單謝坏土荒涼數  
椽之居已爲他有其子孫至不免衣褐負薪蓋職等于先生誠不  
能無忝咨感焉至今鄉人拜鄉賢祠者無不低回慨慕推頌先生  
爲首凡諸事蹟多散見于實錄及皇明通紀明政統宗名臣紀獻  
徵錄王弇州李于鱗歸太僕王文肅集餘姚縣志暨諸傳誌中此  
眞世廟時第一流人物議易名于今日似無有逾先生者也至近  
者若王弇州先生其文章爲一代盟主其于書上窺千古下窺百  
家爲國朝諸大家之首而其立朝大節如直拒分宜之羅致力護  
楊忠愍于死亡皆表表著人覩記至其宦轍所至著有異績居鄉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一

三

敦厚施義不私生產皆非諸文人所可及此又諡譜中一冠冕也  
又若顧涇陽先生其學足爲大儒師表而忠言讜論所扶植在國  
本所救正在世風癸巳大計今總憲趙公以考功當事秉正執法  
忽有中旨罷去先生疏請同罷其事人猶傳之蓋標軌峻潔而宗  
旨淵深此又諡譜中一龍象也又若吳復菴先生名中行者當萬  
厯丁丑歲江陵奪情事起廷臣交章保畱先生以史官上植綱常  
明大義疏言婉而刺隨奉旨杖六十罷爲民江陵沒起原官累遷  
諭德復以建言乞歸久之薦起侍讀學士掌南翰林院先生不起  
未幾卒易簣時猶自作輓詩四章正衣冠危坐而逝蓋其磊落大  
節得之性成此又諡譜中一奇特也至稍遠則有侍御黃公名正  
色者以論列權倖逮獄戍遼幾厯三紀不一離伍後乃召用厯官  
至南岡卿而旋卽高尙有中丞朱公名統者力盪倭氛功著閩海

無人不知而卒以讒死有侍御蔣公名欽者三進直言三被廷杖  
卒死闕下顧皆僅得贈卹而未列謚林此又易名中一缺典也諸  
先生事皆先有疏勅禮部議覆已登謚冊而職等猶不惜共言之  
以質公論者蓋議謚法得採之官評鄉評職等合國人而言之固  
三代直道之遺行也若此外賢者尙多表章宜及職等且以觀世  
之有清議矣謹揚

爲趙文毅公公揭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等謹揚爲先達忠名久著聖朝恩數當  
先謹合詞闡明以彰公道事徹鄉故吏部左侍郎定宇趙文毅公  
初以詞林抗疏論江陵奪情起復廷杖削籍聲滿海內跽伏數年  
嗣後神祖親政得召還原官洊登禁近隨遷留都有斥大璫宥言  
官諸疏皆言人所不敢言時值儲位未定羣心惶惶公首以冊立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三

爲請轉南少宗伯又請豫教元子朝論倚以爲重既自南改北適  
有三王並封之論時吾鄉王文肅公在政府公與文肅均以忤故  
相去國同籍同志及是遂侃然循職掌相與辯晰至上疏力爭請  
收回成命文肅因累疏乞請當時疏中有云三王並封禮臣無可  
具之儀臣之委曲規勸不如諸臣之說正而嚴正指公也自此並  
封議寢國本屹然固不可謂非文肅轉旋之功而以地近詞危發  
抒感動得伸大議者公之力居多焉無何公以夙釁被搆解組歸  
田至今人能訟言其故而其爲社稷大計苦口苦心一段忠誠慨  
直有爲人所極難者恐尤先後建言諸公所遜讓爲難及者也今  
遇聖明御極衆正齊庸一時臣子多所陳乞而公以無地樓臺之  
後其子隆美遠來叩闕冀闡先猷併求恩數一時正人君子知無  
不惻然增感共樂表揚第日覩銓部有申嚴冒濫一疏適當其時

職等敢稍爲剖別夫部議所分廷杖斥逐二等此或爲追恤庶僚而設文毅旣爲大臣似難以此槩論今查後先與公同朝者如沈文端于文定皆以在禮卿時有翼儲功近蒙恩恤贈廕洵加不嫌其濫文毅雖未獲大拜而其首倡正議當先羽翼亦正在禮卿之日自與兩公脗合矧公爲史官時亦旣陪擊庭下矣律之近議旣合廷杖之條按以大臣又可比文端文定之例皇恩雖當裁于濫觴之餘盛典豈反斲于大賢之後磊落名卿如文毅者海內指寧多屈遺忠具在引例非誣國史可稽先達可訪知當軸必且爲之日擊而心動矣現在隆美之疏已經旨下伏願虛公博採卽與題復以褒崇明德風勵後人其於旌別之化不無少裨而職等實抱九京之慕非敢爲一家之論也謹揭

周忠毅公奏議卷一

涇縣潘錫恩校

乾坤正氣集

卷三

三

周忠毅公奏議卷之二

明周宗建著

涇縣潘錫恩校

歷陳陰象首劾逆璫魏進忠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爲目擊時事之非謹列四端以獻仰祈採納以迓天眷事臣聞天地之和氣必先聚于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沴氣亦必先聚于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入春以來連月曠旱草木爲枯伏遇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聖德格天有禱卽應顧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未雨之前先降大雹一時蔬麥半見殘落臣隨考天占盛陽雨水陰氣脇之則轉而爲雹雹者陰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昔魯僖昭之際冬春雨雹解者尙以爲陰脇陽臣逼君之象漢季春夏菑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一

連見霜雹襄楷抗疏而諫本朝天順宏治元年或四月雨雹或五月雨雹其時皆惕勵修省遣官祭告矧今當口口交江川黔告變之時乃于盛夏陽長之日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爲無因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事推測略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皇上俯賜觀覽立與消除庶根本一端卽元氣俱爲協應內蠹一祛卽外憂漸見救寧扶陽遏陰實關天道臣卽冒愚戇之嫌有不惜矣一曰大臣名節宜重臣惟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私干大臣剛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優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自不敢耽戀求容乃今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赤徒懸寵列公孤而委蛇隨衆至于一席之地彈拌四集而恬然入直會無戒心豈唾面自乾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笑啼不敢之

狀可翻雷以謝衆夫人臣委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磨乃以詬辱之餘自甘頽耗卽此行徑豈復能伸眉昂首再談天下之事又何顏長呵迂步領袖百僚之前此陰象之在綸閣者法宜扶之以名節者也一日小臣忠告宜寬臣惟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課之官守有言責者課之言責苟有寸衷可効豈難觸忌取嫌而近者諫草甫投譴呵隨下數日之內疊遭摧折在明旨豈不持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參劾輔臣之故皇上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機括果如所揣是皇上之震疊適爲左右之機鋒皇上之威靈適成左右之袒護上之厭薄愈堅則下之猜度轉盛將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一喜一嗔盡可蔽煬而出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象之在言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者也一日內臣窺伺宜防祖宗朝內臣干預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一

二

禁勒在成憲後漸疎防釀成二正茲幸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庭嘖嘖咸謂與衷之中莫可測識論旨之下有物憑焉臣卽未敢盡信而干人所指如魏進忠者目旣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志慮有何遠謀皇上試思細旃之暇此輩趨踰其能迪皇上以祖宗之法進皇上以講習之勤動皇上以憂危之苦規皇上以是非之實乎度必不能則耳目嘖笑之暱漸與相親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苦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必且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縱使密勿之內原無成心如近者衡文之特簡司空之用陪尙煩幾許之卜度必至積久而後知脫若更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內庭之成見與外庭之公論互相水火而內庭之借端與外庭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虛名上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蠅營讒構之端生于長

舌其爲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一曰外臣傷讒宜化我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効乃近者河西再陷罪案甚明兩袒之分既息一網之奔何爲乃至黃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夷大獄再思羅織于爰書大僚旣構此爲新題而宵人遂雜附以譖語噴血之口任旁唾而不悛而吹堯之聲愈顛迷而難解眼觀斯輩正復可憐不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左議論時亦相爭司馬光曾論韓琦不聞幸災任福之敗宋郊曾論范仲淹不聞窮追元昊之書今不學兩君子之公虛而欲效賈豎子之攻訐將使千載而下復驚心于樂羊之謗書再灑涕于李晟之伐竹鬼神可畏青史難磨此陰象之在士紳者法宜消之以融化者也夫此四者近在人事何必遠徵之天而臣觀從古天人相感實有斯理誠使皇上明示臣語卽與剖判應去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一

三

者去應畱者畱應肅清者肅清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上所重在風軌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規則所輕在僉佞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右近習所重在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曖昧幽深從此陰氣一掃卽陽氣頓升凡臣所言皆陰陽消長一大氣運也再論聖德感通自當力爲旋轉卽輔臣道在燮理諸臣職在交修可謂臣言無與天道而僅僅以膚寸之澤便足了修省實事乎昔申豐對季武子曰聖人在上則無靈雖有不爲災太祖高皇帝嘗勅侍臣曰朕在位來常勤惕自克待旦而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卽中爲憂惕因圖政事當行者次第條記之遲明立見施行又嘗得雷斧命內官捧以前御朝置案上得顧視時做焉今日之異此亦聖人警心惕慮之一助而法祖敬天之一會也故臣于羣陰方盛疊葉漸生之日敢以此進惟皇上默體天

意仰遵聖祖下察狂愚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天啟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具題三月初二日奉聖旨修省當條行實政這本多以攻訐沽直所奏誦法皇祖勅警等事知道了該部知道

請斥逆璫魏進忠并郭鞏交迪設陷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題爲巨璫巧借兇鋒芟除善類謹直請鋤斥以清宮禁以絕禍本事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故雖一介之士剔肝露膽死亡之誅有所不避矧臣位列交戟身沐聖恩目視衣冠之禍蔓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難破而臣猶顧瞻七尺隱忍不言俟其布阱旣深毒形盡見而後起而爭之卽殺一身亦何益于事哉日臣之論科臣郭鞏也微言簡語爲提醒其良心寬喻曲曉爲衆解其冤縛甫奉明旨不得牽纏意鞏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而不鞏鞏又復起而鬻爭矣然鞏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一

四

亦何恃而誕慢無禮一至于此臣請因鞏而直抉鞏之根株敢冒死爲皇上一陳焉夫內臣魏進忠者固今鞏轂之下所爲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以咳唾而成風雲計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驅神鬼極進忠之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怒者墜淵而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而彈劾之臣于時已不知死所矣幸蒙聖恩薄示詰責未快其願聞于文華殿上撤講之後進忠信信恨臣摘臣疏中千人所指一丁不識兩語曉曉詬辯至怒激之聲直達宸聽時方持科臣章允儒疏不下輔臣向高婉喻曲譬情詞懇惻進忠怒始稍解而允儒亦得幸免此事在朝諸臣無不相傳憂臣者謂臣後必有無端中傷臣時卽欲乞告自全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停然而進忠之心固無一日而忘臣也時臣堂官鄒元標等疏請召還言事諸臣遂沐聖恩傳爲美事諸臣旣荷賜環嚮用

方始乃獨有鞏者平時在京專與內閣相暱進忠以爲中傷臣者舍鞏無可他屬于是乘鞏之入遂日走人亟問亟餽于其門喉以傾臣并傾諸異已者而鞏乃密受指使造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輯諸臣數十餘人彙爲一冊復聞于交單數日後造爲匿名文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宏化爲首次及于周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而欲一網盡之于臺則以方震孺爲首次及于江秉謙及現在諸臺臣等而欲一網盡之而臣則其網中之一人也旣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而更欲獨中臣以快進忠之私蓋鞏之欲借察陷人者時時驕語于人且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有如立黨綱之碑者使果如鞏把持設陷之意則凡諸正人之羅織于鞏者俱當在被螫之列又奚獨臣一人也是察典非朝廷之察典乃郭鞏之察典魏進忠之察典匿名文書之乾坤正氣集

察典也是使天下但知有郭鞏不知有冢臣不知有憲臣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皇上之威福也今惟直道尙在正氣尙伸一人私造之冊終不能潤六垣十三道公送之冊故極進忠一載之謀與鞏等數月入幕之算終莫掩于公論而鞏始計拙心勞懊悵莫及宜今日之刺骨恨臣借事排臣輒誣以能廷弼爲一阱也獨鞏之辯疏若忘已之媚進忠者而以左右私惠詭牽合于召還之典不知臣之疏語正謂賜環出自君恩不當如鞏之辱人賤行且臣方恨鞏等遏絕賜環之路甘爲名教棄人以爲鞏一罪狀而鞏反謬爲不解曉曉致辯若欲借他人以自遮而激聖怒以相中凡鞏之混扯亂纏大都類此乃復有膽顛心虛冒認而闖入者是何進忠門多族類而郭鞏之外又一郭鞏也至鞏謂臣言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鞏而不言王安則已鞏而言及于安則皇上亦知安

之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異處肉飽烏鳶骨投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也安存日事雖已甚而被此慘毒無不憐之鞏卽心暈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尙有餘噴至牽連劉一燦周嘉謨楊漣毛士龍等盡指以善通王安此其媚進忠等不太過而其視人世寧復有廉恥視此身寧復有心肝耶鞏旣申論及此臣請皇上卽爲窮究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忠于此便爲一大罪案鞏之媚進忠便爲一大證據臣卽力擊鞏與進忠以存天下公道臣亦不爲過也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不久終敗今乃有鞏者結連膠合取旨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聲勢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斤熊德陽江秉謙一斤侯震陽一斤王紀一斤滿朝薦一去鄒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鄞近日欲厄孫慎行盛以宏而棄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一

六

摘瓜把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關舉朝之人無不知且痛恨第各愛惜一死無有敢明言犯其鋒者而鞏且橫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尙顧微軀不爲點破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容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典兵責威而下復有鞏等從而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而天下事尙忍言哉臣今誓捐此生爲皇上明言之伏乞皇上卽將魏進忠立賜鋤斥仍問郭鞏何故以言官交結近侍何故以一人私撓察典勒令回話坐以應得罪名仍將臣賜罷以謝進忠及鞏庶內外肅清大禍可消臣言及此身且不惜何有一官使臣捐一身而朝綱復清縉紳免禍臣卽伏就鼎鑊猶如大海之損一漚使臣戀一官而國妖莫翦國賊莫擊臣卽游翔仕途僅足以備鸚班之一點臣志決矣青山一片可以長往寧能與吮癰舐痔之郭鞏輩同立于朝哉惟願皇上大奮乾綱立斷施行

臣干冒天嚴可勝隕越戰懼之至天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具題  
三月初一日奉聖旨言官互相攻訐駢辯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  
允備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  
從私撓降處允放各官并推點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  
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著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  
該部知道

再申魏進忠郭鞏交通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奏爲奉旨回話事臣以愚昧冒死  
觸忌不揣涓埃之誠以至妄于天聽伏蒙聖旨言官互相攻訐駢  
辯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允備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  
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官并推點閣臣悉  
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一

七

著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欽此臣仰觀明威敢不惶悚第臣之疏  
語絕非駕空臣緣感憤時事久欲一盡其愚自愧孱羸每懷退沮  
今因郭鞏之囂不覺披其積愆若騁辯求勝有乖和氣雅非臣所  
自盟至臣疏中諸事若章允儒之寬宥實繇閣請臣非敢謂有他  
也第聞是日于文華殿上內臣魏進忠囂然詆辯臣前疏中一丁  
不識之語時允儒疏方未下諸輔在旁實有寬解無非仰頌聖明  
之言今講筵諸臣現在可問初非臣敢撰爲此說以飾聽也內計  
六年一舉典至重大卽我皇上不自主而委之冢臣憲臣卽冢臣  
憲臣亦不得自主而參之考功吏科河南道卽考功吏科河南道  
亦不得自主而咨之四司六科十三道之衆此正明旨所云多官  
主持者也郭鞏乃以一人而羅織數十人爲一册欲挾當事者以  
處分此册現在可按此其爲私撓明明有據非臣敢臆說至于降

慮允放各官雖出皇上親裁而鞏于熊德陽江秉謙等則欲遏其賜環于鄒元標馮從吾等則皆詆以盜藪此皆鞏有疏可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鞏指劉一燝爲逆族而王紀初不忍織成鞏詆講學爲無用而文震孟等曾爲申救卽鞏之疏可窺鞏之心其深恨紀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于孫慎行之耿介盛以宏之清端無人不知其當相而皇上不及點用外庭之人實有煩言卽輔臣亦曾爲申請亦非臣敢臆說也至所言交結設陷諸語臣旣揣合之人情復徵驗之事理計今進忠方極尊寵指揮如意而指名糾劾者獨臣一人今鞏旣織成數十人爲一冊復間有捏爲匿名文書出之一人袖中者羅列多人仍欲借以中臣以快進忠報復之心此事情之可信者一也鞏時嘗在外倡云進忠欲勸皇上做幾件好事此語人多聞之夫鞏以言官何以得聞此說而乃擅自賣弄口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一

八

口進忠不置此又聽聞之可據者一也至鞏與內閣相暱尤非無證當辛酉閏二月中鞏巡視工程時監督主事沈榮力去陋規可省鉅萬鞏反左袒內璫首言今日事切不可言節省且語同事趙贊化云此是朝廷銀子不是你家銀子何苦力爭至給事中熊德陽出疏相議而榮亦欲掛冠求去夫巡視者不能自循職掌而反恨監督者之精明復恨持論者之相助至與內監引眷稱兄相視莫逆人言嘖嘖諸臣皆有揭發抄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而况有王安一案鞏獨時掛口間積愆不已似欲甚其罪而重其惡以此爲下石者解釋之地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夫此諸可據者盡在鞏身臣卽欲不信鞏之交于進忠不可得也夫臣非過人進忠也皇上未必盡信進忠而進忠則借皇上以市重卽進忠未必盡信鞏等而鞏等則借進忠以鬻權臣卽欲不信鞏之附託進忠

亦不可得也若其家人來往臣時得之風聞如必欲臣手執其人而後爲有據則是欲臣爲緝捕之事臣言官也但有所聞而有益于朝綱有裨于君父則陳之惟恐不急又豈能一一踪跡其人在手而後入告耶臣一介微軀荷託聖恩致身大義講之有素旣冒珠而有言敢因懼而遂默伏乞皇上俯諒臣愚雨露雷霆惟天所賜臣不勝戰懼惶恐之至天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具題三月初二日奉聖旨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尙牽連揣度諉于風聞好生恣臆沾直姑從輕罰俸三個月該部知道

### 首劾客氏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題爲朝廷之信義難輕宮禁之舉動難褻仰乞聖明急割小恩以昭大斷以慎大防事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所以謹其始也而于左右近習爲尤甚履霜堅冰漸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九

不可長所以謹其細也而于內外防維爲尤甚我皇上御極以來早朝晏罷廣採博收無事不善卽近者于魏進忠之濫叙旣收成命于客氏之出復不逾時一時臣子無不歡喜踊躍羣舞而頌我皇上英睿之性終始不渝信義之昭四時不易從此近習無不肅清乃昨忽聞皇上復有宣召之命仍令客氏進宮諸臣得之爭相疑訝豈我皇上眞眷眷于乳哺之恩而不忍一決哉臣于客氏之侍皇上誠不知其何狀第卽皇上近日宣示之言及外庭所以揣度客氏之行計不過以推燥居溼之勤告勞苦于皇上之前而已計不過以婉變煦愉之態効懇勸于皇上之側而已計不過以巧伺鬻笑之智善將迎于左右以嬉諧諂諛之習工媚悅于燕閒而已夫此數者微勞薄行有何足恃客氏而得以此蒙優卹于清禁飾錦綺于周身賜重土田名班一品所被亦旣奢矣乃猶欲久圖

內侍戀戀不舍客氏之意欲何爲乎臣聞小忠者大忠之賊也小信者大信之殘也芻豢進者藥石之所不能嘗也便嬖習者忠讜之所不易入也以我皇上天視初諧前星將朗三宮之內叶吉承歡而乃使有客氏者私恩小謹日進于前令色甘言日陳于近將恐心移于燕暱者或反覺淑慎之疎念動于細言者或易開訛搆之釁卽使聖明天挺究竟終無此事而顧此倖萌曲竇豈四郊多難之日所當親近習細娛豈弓劍初藏之後所當近婦言女謁豈聽受經史之時所宜分玩愒優游豈獨總萬幾之朝所宜及皇上誠瞿然省念惕然猛思則凡客氏之所以取憐固寵者方將厭且棄之不暇而何乃日習日親至褻清禁之嚴爲保母報勞之地哉且皇上于客氏旣已涓吉治行大小臣工共聞且見細民巷語亦各歡呼乃出不逾宿而寵命復臨兩日之間乍出入且謂天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一

十

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地僅類民家無論聖明之舉動有乖亦恐內外之防閑甚褻今旣無以信衆後將何以令人所關聖政豈復渺小卽皇上今日或謂堦前寸土不足爲意婦人女子束縛何難不知此輩無知一切恩格便思逾涯從此而後狎暱忘紀漸成驕恣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皇上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重割小恩遂忘其私昵之誦孽孽漸起寵競日繁皇上于此時而始悔今日之優柔思始事之不斷雖欲追挽亦將何及臣誠慮此能復顧此輩之私暱而不一告之我皇上哉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弄權左雄于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專寵齊世祖天唐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其國凡此三君召尤致咎皆繇保婦主旣無終彼亦自禍原其事始皆謂無傷迨乎末流遂成兩敗廻思恩寵反作禍胎往轍若斯千古痛息伏乞皇上深鑒

積漸之難開重念禁防之宜慎內庭儼肅非可借以濫庇私人主德剛強必不安于私加小輩仍將容氏一依成命仍賜出外則所裁于一時者似彰大綱而所保全其終始者實見深恩所謹于容氏一人者似小而斯昭示于天下臣民者甚大臣用敢不避斧鉞謹吐其愚惟願皇上蚤持明斷立勅施行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天啟元年九月二十日具題二十三日奉聖旨

請斥大璫劉朝典兵行邊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題爲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謹據風聞直陳利害以遏奸萌事臣嘗考國家典制各有所司毋敢輕亂况乎軍旅重寄內則有關部主持外則有撫鎮專轄下則有臺省部僚可以從中効用從未有以內臣而輒與戎政且以邊關大事機密重情而敢以貂璫小輩闖入其中以自託于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一

十一

天子之親臣者乃日聞外庭相傳欲遣太監劉朝分率內操諸璫巡視榆關犄勞諸軍若有似于古之採訪使者臣聞之未敢深信使果有此事俟其僕馬戒途而後爲規正不將爲既往之諫乎用敢不避斧鉞略吐其愚夫皇上重念關門睦焉東顧皇皇焉爲口事慮也此誠皇上神謨獨照遠出諸臣謀國之上者也然使皇上果畱心于邊計則當日召諸大臣而與商確問其將士若何整頓兵食若何料理令其日進一籌時與行邊樞輔互相參決邊圉大略不越此矣而乃議遣內臣使之巡閱此爲何意也哉是必左右近習有倡爲綺言以惑聖聽者謂外臣奏對欠真不若近臣目擊可信以此欲動聖意欲以佩刀擐甲自賣勤勞衣蟒圍玉炫燿都市此其自爲計誠得矣寧無褻國體而傷皇上之威靈哉臣請先言其不可之狀皇上旣重遣樞輔暫扼重關一切事宜屢有條

奏其言詳盡無不指掌乃復遣一中使寄之耳目若視重臣尙有未精之畫此其不可一也皇上誠念將士勞苦有所犒恤一介信使豈無可擇何至命及中涓若視外庭一無可遣之臣此其不可二也卽使皇上欲得關前形勢而觀之則令輔臣承宗撫臣鳴泰圖上險阻列爲御屏豈不可據何必待一中使之言始爲足信此其不可三也然此猶論其大體也臣請并言其害中使一出騎從必繁侈飾軍容喧譁道路張皇大衆有駭觀聽一害也關門尺地食物軍殘諸瑣雜沓囂詬易起二害也輔臣當關體絕百僚中人貴倨輕與抗衡體統易喪三害也中禁之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輕信易疑掇拾邪言恐滋虛僞四害也中涓之性喜諛惡直巧獵頌聲希圖紀叙起材官微倖之心來兵伍粉飾之想五害也近侍專兵立威賣重自明得意賞或虛增罰且過當人心失平有孤衆

望六害也關門將吏功名念熱鑽穴情深謬結交知潛通線索七害也從行旣衆弊孔易開財利相親唾涎必起徒滋損耗有傷實惠八害也自京抵關道里八百經行驛站勒索多端疲累窮民驚殘雞犬九害也有此九害顯在目前矧有禍胎尤爲可慮凡諸中涓恣傲之行習與性成一預兵端如虎傅翼彼旣自恃有威兼之與外相習或謬探口口之虛信或妄陳經緯之邪言自託方略因而市寵漸乃謀爲監督之官漸乃謀爲巡採之使漸乃謀執大柄漸乃撓亂主權以中人而參決疆場之事以腐豎而品隲文武之才邊釁緣此而生軍政從此而壞人心繇此而灰此之大害直係宗社念及于斯毛髮欲竦安得謂今此一行僅同常遣直聽其逍遙往還伐鼓鳴騶爲一光榮之快舉乎哉昔太祖高皇帝曰內臣無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而政事之大孰有過于軍旅者今乃欲破

壞祖宗之法，翔開弄兵之端。自此以往，何事不可，何言不可。憑竊紊綱，亂紀芽孽叢生。此臣所爲大懼而不可不言，不得不言者也。昔漢中常侍侯覽輩，妄干朝柄，恣行威福，毒流縉紳。遂有清流白馬之禍。唐天寶末，魚朝恩玩弄國政，妄自尊兵，釀成安史之亂。宋有童貫，頻年用兵，自號太師，出入專恣，遂來夷虐。我朝土木之事，禍繇王振，正德之季，亂起逆瑾。此皆已事，彰彰較著，若不禁防，此竇預行，過絕恐此輩無知，習爲故事，釁亂之作，其來非小。我皇上聖齡日壯，聖德日明，一切軍國機宜，正須面與大臣親自裁決，卽有小誤，不妨臣下互相規正。又何用此趨蹌小輩而與之商略國家大事哉。臣旣得傳聞，不敢不以直陳伏乞皇上鑒臣愚忠，卽將此行賜罷，毋令宵小得借軍前生端起事。宗社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天啟三年口月口日具題口口日奉

聖旨

卷三百十一

三

糾司禮監王體乾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題爲愚臣循祖制以盡職內監駕妄說以撓公謹據實糾正以伸國體事。臣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掌，臣盡臣職，謂之忠君；臣昧臣職，謂之負國。臣少而服膺斯語，五年邑令頗極清釐，近以愚闇荷蒙皇上欽遣查刷光祿寺錢糧。臣味查刷之義，兼誦世宗肅皇帝設差明旨，正謂本寺經費交涉中涓頭緒甚繁，支取易冒，故歲遣臺官一員稽查而刷去之。嘗查萬厯初年歲費止七八萬金，卽在中年多亦不過十三四萬，以至數年之內，寺帑積餘多至百餘萬。兩皇祖取爲給邊佐國之用，此皆鑿鑿可攷。今臣旣任此差，正臣稟仰成規，俯盡職掌之日也。臣自蒞任，每搜考故牒，竊見其中混淆龐雜，因稍爲分別。先于去歲奏繳

揭內略整次第隨復累次遞查多所駁正約自數月以來汰革冒破歲計不啻二萬餘金此皆實有銀數可抵正供非若往昔僅扣時估虛數以存節省之名者也昨閱邸報見司禮監太監王體乾一疏無端牽扯郊廟享用至集臣兩三月間行查四項以爲飛檄旁午且稱引其坐家官侯元李忠趙進成王登進等謂臣誤聽書役以爲此輩需勒不遂之故以此捏駕似巧實拙臣請得而糾正之夫臣職在查刷每月奏繳間有清查此亦常事數旬三票何爲旁午臣查會典開載自五月以迄八月內外各員例不給酒臣遵會典而行此于郊廟等用有何干涉又臣攷本寺錢糧大都改折上而御膳后妃下而各宮嬪御大而閣輔卿貳小而部寺曹郎內而司禮侍從外而局匠官儒一切供辦率從折色以取清淨獨有數項日冒本色使行戶借此以飾苦而寺帑不免于浮支故欲照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七

例改折曾于前月疏內具題不過節浮價之費而省旁役之侵且知造作局匠烏有子虛率係冒破雖有本色之名未嘗不就行戶私折故臣爲此直捷簡便之法此于各員初無不利獨寺監各役則皆苦以爲去其侵沒之實者也卽臣衙門書役亦共苦以爲絕其游移之路者也累朝祖宗軫念民艱本寺錢糧先經寺卿屢請改折具有成規今臣按規而請豈爲輕改臣方以此掃空胥役之弊豈得反云誤聽下人之言卽菜豆一項雖多虛冒然臣亦僅批寺廳量裁鋪墊以甦行戶何嘗遂議申革若聖濟殿朔望供養一項實多重支誌亦不載臣卽一查以核緣繇何得遽爲多事至其稱引誌書尤爲可訝夫誌書成于舊寺卿徐必達雖多詳析聞其交代之際間委署官未及盡核萬歷初年收簿且未及會同查刷臺臣間有參差不合奏揭且體乾果信寺誌則供養一項重冒覺

支爲誌中所不載者又何不引誌自安而行文寺廳反謂誌中遺漏也此皆其說之不可解者也至于雜碎一給每歲費有千餘原係私給向來不敢聞之皇上故不載臣奏揭近臣欲奏繳盡如實數始知舊有此項臣卽行查駁正乃臣職掌當然今偶一問及而該監輒嘍嘍起而爭焉則是朝廷之上但知有內監不知有外庭但知有濫觴不知有祖制臣無所用查刷卽國家亦無所用臣等不識數年之後禁庭之喜事日多官府之辦額日廣此輩之貪饕日奢寺帑蕭然又將何項錢糧借爲支應此又臣之不能爲該監解者也然臣因是而竊歎今天下事之難爲也皇上方日憂無餉日詰諸臣治餉年來自加派而外議搜括議事例議抽典舖一切苟且之政無所不爲且至各官捐俸以佐涓埃此亦可謂纖屑之極矣而國家皆不憚爲之乃冒濫所在間有清釐可省鉅萬者一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一

五

涉內豎堅持不破幾視外臣爲仇而懟且恨之不知此輩日食君祿日享富貴卽光祿一項歲額二十四萬其供皇上之玉食者每月不過千金中宮之膳每月不過三百餘金以次遞減膳費儘少獨內監食卓一賞銀至三萬餘兩米至一萬餘石此外虛冒不可紀極此其取于國家者何奢而銖兩偶涉輒起相爭又何其用心之不同一至此耶嗟乎世事至此幾都付之無可奈何而臣之愚聞乃當此刀俎方脫之餘復欲起而牽成規以循職掌臣之愚真可謂下愚矣第使人皆習爲智臣而不爲愚臣恐非所以訓天下而明職守也伏乞皇上勅諭王體乾各圖盡心毋得阻撓臣差仍乞懲戢侯元李忠趙進成王登進等毋更憑依狐鼠構挑生事自干違制之律其尙冠執事等酒飯或令仍支本色此外匠作虛名合請仍照改折至于停酒之令具在會典臣不敢不爲奉行雜碎

之給不載奏揭臣不敢不行裁減臣職掌所關國體所係特爲駁  
正如謂臣言無當即臣差便可不設若此差一日難裁則臣當一  
日盡職不敢避權倖而貽素餐之訕也臣于冒宸嚴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天啟三年七月初一日具題初四日奉聖旨該寺錢糧節  
省已多這所奏皆係祖制著照舊遵行不必爭執該衙門知道

再申魏進忠郭鞏交通設陷揭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揭職連疏糾郭金谿掌科之橫至直  
抉其媚竈情狀長安士論無不人人痛快謂此網一破從此內外  
之交漸知顧忌君父當有自主之威靈閣部當無潛移之隱慮是  
非邪正當復還公論用舍予奪當復在朝廷天下士大夫仍得伸  
眉吐氣事我皇上于天清日朗之下而一二黨閹小人亦得屏息  
遐竄不敢再挾城狐社鼠之威而肆其異喙之毒爾時職已不復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一

六

知有頂踵矣旣而嚴旨震疊伏鎖何辭懷忠者無不憂職以不測  
而金谿之黨猶暗暗下石害職不遂尤欲中職以杖而後快職復  
義不反顧回話一疏據實直陳語甚詳核不介意反荷聖恩薄譴  
其慙以此知堯舜在上照臨無私而金谿等平時所交結以恐喝  
人者其伎倆至此始敗頃見金谿疏辯至力請斬職以報效思瑞  
語雖兇潑而畢竟心怯于交通之實罪膽寒于衆正之合糾謬啞  
佯聾頗知畏懼卽此便是朝端一好消息職向日疏中所云拚一  
身以解衆網者殆非妄也試問金谿先時對人揚言擬于計事後  
必論某給事某清卿某御史某部寺斷不放過者今何亦蟬寂而  
不再叫乎九鼎鑄而魑魅消然犀燭而妖形見小疏一出而行邊  
之狡計遂空壘囚之賄謀俱敗卽謂職從刀山劍林中提出一郭  
金谿可矣乃金谿所自辯者尤堪絕倒更欲職指人指地指物以

實之反不欲職終存厚道以少留其說抑何不自愛之甚也嗟嗟  
梧垣累疏尙乞靈于捉刀而內豎通書反欲禁其假手且權璫之  
家僕卽是權璫之分身問餽之頻仍無非黃白之錯落暮夜屬垣  
金谿安得一一彌縫之而欲風聞不到于職何可得耶至于大工  
一事人實抗疏以鋤奸弊而反云昏曠庸流已既倡言不宜節省  
而反云省數十萬此等語言實所難解乃猶自名善類駕口口正  
不知從古至今幾曾有托足闔門之正人幾曾有下氣怡色交歡  
婦寺之善類又不知長安一片地上自金谿一二輩外誰復肯捨  
其名節甘與刑餘爲族而至煩金谿有同類憂也嗟嗟金谿不記  
往昔錢夢臯等巧逢奸相之惡尙且貽臭到今乃金谿至既椽人  
之癩以逢其惡則醜態更在夢臯諸人下舉朝覷破正未知其汗  
從何處出耳職請爲金谿下一轉語方今宮禁隱憂無如劉朝典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一  
七

兵一事金谿能從今日草一數于言疏直爲參破以消異日大禍  
則職當九拜金谿且爲同朝力辯金谿交結之誣若猶未也縱有  
舌長三尺終不能洗此交通一段公案矣至其疏中牽纏察事無  
非爲諸邪開翻案之門而受人嗾使以掩求寬宥趙之罪狀耳而  
反謂職介介也哉職今日之身得免杖免斥皆皇上所賜之身也  
此身一日在朝誓欲一日盡言擊賊屠羸之軀業拚出以報我皇  
上一任闔黨暗地安排職萬有所不懼也姑先一揭以明之謹揭  
天啟三年三月十五日發抄

